

42
35
42

劉淵據平陽殺太牙又附

慕容據鄴

成李據蜀

張氏據涼

王敦平湘漢

石勒寇河朔

前趙平秦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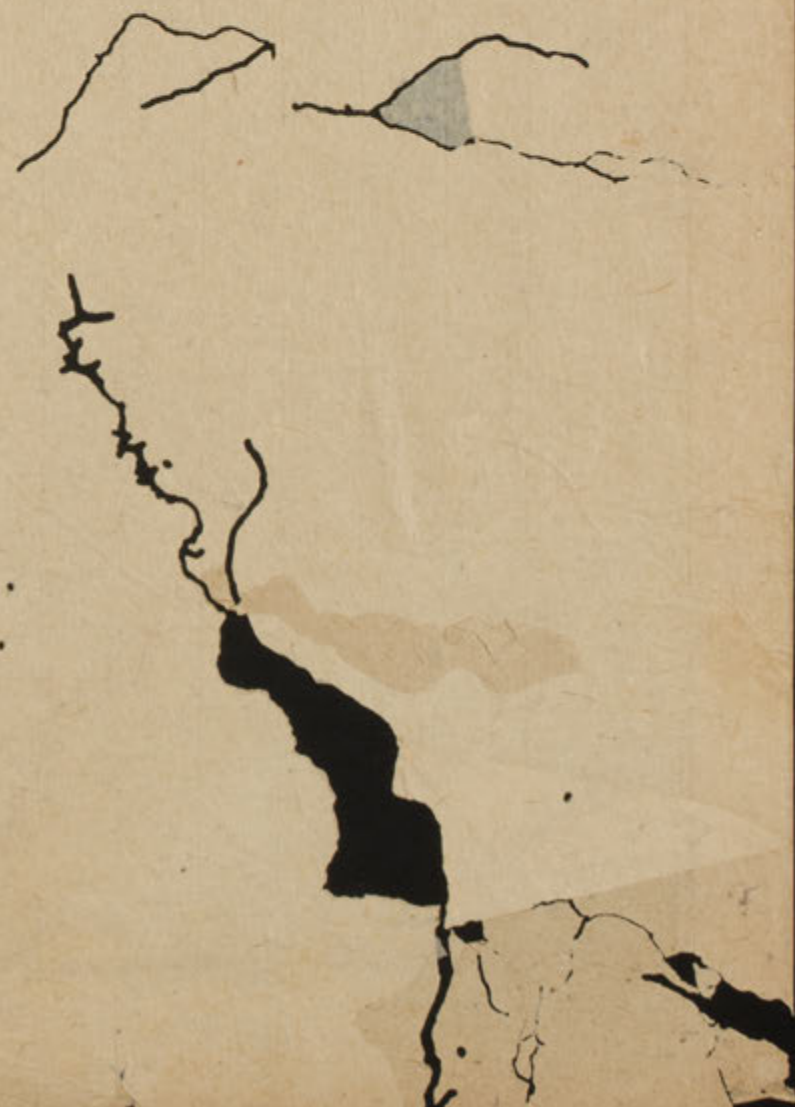
石勒滅前趙

代據仇池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三

劉淵據平陽 殺太弟義附

漢靈帝中平五年春三月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
單于羗渠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
右部醜落反與屠各胡合凡十餘萬衆攻殺羗渠國人立
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爲持至尸逐侯單于六年 初
南單于於扶羅旣立國人殺其父者遂叛共立須卜骨都
侯爲單于於扶羅詣關自訟曹靈帝崩天下大亂於扶羅
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
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愛乃止河東平陽須卜骨
都侯爲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



獻帝興平二年冬十二月南單于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居于平陽 建安二十一年秋七月南單于呼厨泉入朝于魏魏王操因留之於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分其衆為五部各立其貴人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魏邵陵厲公嘉平三年 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太祖留單于呼厨泉於鄴分其衆為五部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單于於扶羅之子也為左部帥部族最彊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羗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曰疏而外土之威日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

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勲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羗胡與同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之

晉武帝泰始六年 初魏人居南匈奴 又五部於并州諸郡

與中國民雜居自謂其先漢氏外孫因改姓劉氏

咸寧五年 初南單于呼厨泉以兄於扶羅子豹為左賢

王及魏武帝分匈奴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豹子淵勿而

雋異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上黨朱紀鴈

門范隆曰吾常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

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

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為

南匈奴自漢後以秦分陽州者即也
但月氏衆為五部耳

任子在洛陽王渾及子濟皆重之屢薦於帝帝召與語說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帝問將於李喜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孔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止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然喜任俠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之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薦適足為吾患耳因歎歎流涕齋生攸聞之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拜

王渾在洛陽王渾及子濟皆重之屢薦於帝帝召與語說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

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柰何以無刑之疑殺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奮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

太康十年冬十一月詔以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惠帝永熙元年冬十月以劉淵為建威將軍匈奴五部大都督

求興元年 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為冠軍將軍

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

屬文彎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穎以聰為

積弩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

積弩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

編年有長歷軒以品編於以諸
高下之

漢書帝時皆係何未朝以諸
水其時日孟王比內附以諸

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眾雖
 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歛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
 世天苟不欲與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
 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為
 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
 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箐使招集五部及雜胡聲言助穎實
 欲叛之 王浚東嬴公騰攻穎淵請歸發五部兵以擊浚
 騰穎許之 淵至左國城宣箐上大單于號二旬之間有
 眾五萬都于離石 淵聞穎去鄴命劉景等將兵擊鮮卑
 劉宣等諫而止 並見西 冬十月劉淵遷都左國城胡
 晉歸之者愈眾淵謂羣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於民

吾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繼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

漢劉宣箐請上尊號淵曰今四方未定且可依高祖稱漢

王於是即漢王位大赦改元曰元熙追尊安樂公禪為孝

懷皇帝作漢三祖 高祖神主 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為土

后以右賢王宣為丞相崔游為御史大夫左於陸王宏為

太尉范隆為大鴻臚朱紀為太常上黨崔懿之後部人陳

元達皆為黃門郎族子曜為建武將軍游固辭不就元達

少有志操淵嘗招之元達不答及淵為漢王或謂元達曰

君其懼乎元達笑曰吾知其入久矣彼亦亮吾之心但恐

不過三二日驛書必至其暮淵果徵元達元達事淵屢進

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曜生而冒白目有赤光

幼聰慧有膽量早孤養於淵及長儀觀魁偉性磊落高亮與眾不羣好讀書善屬文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常自比樂毅及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劉聰重之曰求明漢世祖魏武之流數公何足道哉

懷帝永嘉二年冬十月甲戌漢王淵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鳳 十一月以其子和為大將軍聰為車騎大將軍族子曜為龍驤大將軍 十二月乙亥漢主淵以大將軍和為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歡樂為大司徒封陳留王后父御史大夫呼延翼為大司空封雁門郡公宗室以親疏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功伐悉封郡縣公侯

三年春正月徙都平陽大赦改元河瑞 五月漢主淵封

子裕為齊王隆為魯王 漢主淵遣楚王聰築寇洛陽軍

失利淵召聰等還

事見西晉之亂

十二月漢主淵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傅楚王聰為大司徒江都王延年為大司空遣都護大將軍曲陽王賢與征北大將軍劉靈安北將軍趙固平北將軍王桑東屯內黃王彌表左長史曹疑行安東將軍東徇青州且迎其家淵許之

四年春正月漢王淵立單徵女為皇后梁王和為皇太子大赦封子義為北海王以長樂王洋為大司馬 秋七月庚午漢主淵寢疾辛未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宰長樂王洋為太傅江都王延年為太保楚王聰為大司馬單于並錄

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以齊王裕為大司徒魯王隆為尚書令北海王義為撫軍大將軍領司隸校尉始安王曜為征討大都督領單于左輔廷尉喬智明為冠軍大將軍領單于右輔光祿大夫劉殷為左僕射王育為右僕射任顛為吏部尚書朱紀為中書監護軍馬景領左衛將軍永安王安國領右衛將軍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皆領武衛將軍分典禁兵丁丑淵召太宰歡樂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己卯淵卒太子和卽位和性情忌無恩宗正呼延攸翼之子也淵以其無才行終身不遷官侍中劉乘素惡楚王聰衛尉西昌王銳恥不預顧命乃相與謀說和曰先帝不權輕重之執使三王總疆兵於內大司馬擁十

萬衆屯於近郊陛下便為寄坐耳宜早為之計和攸之甥也深信之辛巳夜召安昌王盛安邑王欽等告之盛曰先帝梓宮在殯四王未有逆節一旦自相魚肉天下謂陛下何且大業甫爾陛下勿信讒夫之言以疑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攸銳怒之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領軍是何言乎命左右刃之盛既死欽懼曰惟陛下命壬午銳帥馬景攻楚王聰于單于臺攸帥永安王安國攻齊王裕于司徒府乘帥安邑王欽攻魯王隆使尚書田密武衛將軍劉璿攻北海王義密璿挾义斬關歸于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銳知聰有備馳還與彼乘共攻隆裕攸乘疑安國欽有異志殺之是日斬裕癸未斬隆甲申聰攻西明門克

之銳等走入南宮前鋒隨之乙酉殺和於光極西室收銳
攸乘梟首通衢羣臣讀聰即帝位聰以北海王義單后之
子也以位讓之義涕泣固請聰久而許之曰義及羣公正
以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家國之事孤何敢辭俟義
年長當以大業歸之遂即位大赦改元光興尊單氏曰皇
太后其母張氏曰帝太后以義為皇太弟領天軍于大司
徒立其妻呼延氏為皇后呼延氏淵后之從父妹也封其
子粲為河內王易為河間王翼為彭城王曄為高平王仍
以粲為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石勒為并州刺
史封汲郡公九月辛未葬漢主淵于永光陵諡曰光文皇
帝廟號高祖漢主聰自以越次而立忌其嫡兄恭因恭寢

穴其壁間刺而殺之

漢太后單氏卒漢主聰尊母張氏

為皇太后單氏年少美色聰承焉太弟義屢以為言單氏

慚恚而死義寵由是漸衰然以單氏故尚未之廢也呼延

后言於聰曰父死于繼古今常道陛下承高祖之業太弟

何為者哉陛下百年後粲兄弟必無種矣聰曰然吾當徐

思之呼延氏曰事留變生太弟見粲兄弟浸長必有不妥

之志萬一有小人交構其間未必不禍發于今日也聰心

然之義舅光祿大夫單冲泣謂義曰疎不聞親主上有意

於河內王矣殿下何不避之義曰河瑞之末主上自惟嫡

庶之分以大位讓義以主上齒長故相推奉天下者高

祖之天下兄終弟及何為不可粲兄弟既壯猶今日也且

輔漢都漢書年上字修字護衛
左前漢在古上字輔國冠字統
號虎牙等天將軍

六史蓋胡福對身以元已

子弟之間親疎距幾主上寧可有此意乎

愍帝建興二年春正月聰置丞相等七公又置輔漢等十
六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為之又置左右司隸各領
戶二千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
落萬落置一都尉左右選曹尚書並典選舉自司隸以下
六官皆位亞僕射以其子粲為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
進封晉王江都王延年錄尚書六條事汝陰王景為太師
王肅為太傅任顓為太保馬景為大司徒朱紀為大司空
中山王曜為大司馬 十一月漢主聰以晉王粲為相國
大單于總百揆粲少有雋才自為宰相驕奢專恣遠賢親
佞嚴刻復諫國人始惡之三年三月雨血於漢東宮延明

殿太弟又惡之以問太傅崔瑋太保許遐瑋遐說又曰主
上往日以殿下為太弟者欲以安眾心耳其志在晉王久
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附之今復以晉王為相國羽儀威
重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諸王皆置營兵以為羽
翼事執已去殿下非徒不得立也朝夕且有不測之危不
如早為之計今四律精兵不減五千相國輕佻正煩一刺
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尋襲而取餘王竝紂固易奔
也苟殿下有意二萬精兵指顧可得鼓行入雲龍門宿衛
之士孰不倒戈以迎殿下者大司馬不慮其為異也又弗
從東宮舍人荀裕告瑋遐勸又謀反漢主聰收瑋遐於詔
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將軍十抽將兵監守東宮禁又

通鑑記事本末 卷之二十三

不聽朝。曹又憂懼不知所為，上表乞為庶人，并除諸子之封。褒美晉王，請以為嗣，抽抑而弗通。

四年，漢中常侍王沈宣懷中宮僕射，郭猗等皆寵幸用事。漢主聰游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自去冬不視朝。政事一委相國粲，唯殺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之。沈等多不白，而自以其私意決之，故動輒或不叙，而姦佞小人有數日至二十石者，軍旅歲起，將士無錢帛之賞，而後宮之家，賜及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服第舍，踰於諸王子。弟中表為守令者三十餘人，皆貪殘為民害。靳準闔示諂事之，郭猗與準皆有怨於太弟。又猗謂相國粲曰：「殿下光文帝之世孫，主上之嫡子，四海莫不屬心，柰何欲以天下與太弟乎？」且臣聞太弟與大將軍謀，因三月上巳大宴作亂，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大將軍為皇太子，又許衛將軍為大單于，二王處不疑之地，竝握重兵，以此舉事無不成者。然二王有一時之利，不顧父兄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固不待言，東宮相國單于當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也。今禍期甚迫，宜早圖之。臣屢言於主上，主上篤於友愛，以臣刀鋸之餘，終不之信。願殿下勿泄密表其狀，殿下儻不信，臣言可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意，許其歸首以問之，必可知也。粲許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上及相國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茲事已決，吾憐親舊，并見族耳。」因獻

與太弟乎。且臣聞太弟與大將軍謀，因三月上巳大宴作亂，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大將軍為皇太子，又許衛將軍為大單于，二王處不疑之地，竝握重兵，以此舉事無不成者。然二王有一時之利，不顧父兄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固不待言，東宮相國單于當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也。今禍期甚迫，宜早圖之。臣屢言於主上，主上篤於友愛，以臣刀鋸之餘，終不之信。願殿下勿泄密表其狀，殿下儻不信，臣言可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意，許其歸首以問之，必可知也。粲許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上及相國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茲事已決，吾憐親舊，并見族耳。」因獻

欵流涕二人大懼叩頭求哀倚曰吾為卿計卿能用之乎
相國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不先啟卿即云臣誠負死
罪然仰惟主上寬仁殿下敦睦苟言不見信則陷於誣譖
不測之誅故不敢言也皮惇許諾粲召問之二人至不同
時而其辭若一粲以為信然靳準復說粲曰殿下宜自居
東宮以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繫今道路之言皆云大將
軍衛將軍欲奉太弟為變期以季春若使太弟得天下殿
下無容足之地矣粲曰為之奈何準曰人告太弟為變主
上必不信宜緩東宮之禁使賓客得往來太弟雅好待士
必不以此為嫌輕薄小人不能無迎合太弟之意為之謀
者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收其賓客與太弟交

通者考問之獄辭既具則主上無不信之理也粲乃命士
抽引兵去東宮少府陳休左衛將軍上崇為人清直素惡
沈策雖在公座未嘗與語沈策深疾之侍中上幹謂休崇
曰王沈策執力足以回天地卿輩自料親賢孰與竇武陳
蕃休崇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唯欠一死耳死於忠
義乃為得所安能免首低眉以事闒豎乎去矣上公勿復
有言二月漢主聰出臨上秋閔命收陳休上崇及特進慕
母達太中大夫公師曠尚書王琰田歆大司農朱諧並誅
之皆宦官所惡也上幹泣諫曰陛下方側席求賢而一旦
戮卿大夫七人皆國之忠良無乃不可乎藉使休等有罪
陛下不下之有司暴明其狀天下何從知之詔尚在臣所

未敢宣露願陛下熟思之因叩頭流血王沈叱幹曰上侍
中欲拒詔乎沈拂衣而入免幹為庶人太宰河間王易大
將軍勃海王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西河王
延筭皆詣闕表諫曰王沈等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誦陛
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多樹姦黨毒流海內知
休等忠臣為國盡節恐發其姦狀故巧為誣譖陛下不察
遽加極刑痛徹天地賢愚傷懼今遺晉未殄巴蜀不宥石
勒謀據趙魏曹嶷欲王太王齊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乃
復以沈等助亂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膏肓之疾後雖
救之不可及已請免沈等官付有司治罪聰以表示沈等小
突曰羣兒為元達所引遂成癡也沈等頓首泣曰臣等小

人過蒙陛下識拔得洒掃閨闈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讎
又深恨陛下願以臣等膏鼎鑊則朝廷自然雍穆矣聰曰
此等狂言常然卿何足恨乎聰問沈等於相國祭祭盛稱
沈等忠清聰悅封沈等為列侯太宰易又詣闕上疏極諫
聰大怒手壞其疏三月易忿恚而卒易素忠直陳元達倚
之為援得盡諫爭及卒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吾既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九月漢主
宴羣臣於光極殿引見太弟義義容貌憔悴鬚髮蒼然涕
泣陳謝聰亦為之慟哭乃縱酒極歡待之如初

元帝建武元年春三月漢相國祭使其黨王平謂太弟義
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宜裹甲以備非常義信之命

宮臣皆秉甲以居粲馳遣告靳準王沈準以白漢主聰曰
 太弟將為亂已秉甲矣聰大驚曰寧有是邪王沈等皆曰
 臣等聞之久矣屢言之而陛下不之信也聰使粲以兵圍
 東宮粲使準沈收氏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
 燒鐵灼目酋長自誣與義謀反聰謂沈等曰吾今而後知
 卿等之忠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於是
 誅東宮官屬及義素所親厚準沈等素所憎怨者大臣數
 十人防士卒萬五千餘人宋官四條
 夏四月廢義為北部王粲尋使準賊殺之義形神秀爽寬
 仁有器度故士心多附之聰聞其死哭之慟曰吾兄弟止
 餘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 秋七月漢主

聰立晉王粲為皇太子領相國大單于摠攝朝政如故大
 赦

大興元年夏四月漢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漢王聰立
 以為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
 曰臣聞王者立后比德乾坤生承宗廟沒配后土必擇世
 德名宗幽閑令淑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孝成帝以
 趙飛鸞為后使繼嗣絕滅社稷為墟此前鑑也自麟嘉以
 來中宮之位不以德舉借使沈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
 以塵汗椒房况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柰何一
 旦以婢主之臣恐非國家之福也聰大怒使中常侍宣懷
 謂太子粲曰德等小子狂言侮慢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

速考實於是收鑿孽送市皆斬之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
 將入諫門者弗通鑿等臨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
 為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鑿瞋目叱之曰豎子滅大漢者正
 坐汝鼠輩與靳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於地下治之
 準謂鑿曰吾受詔收君有何不善君言漢滅由吾也鑿曰
 汝殺皇太弟使主上獲不友之名國家畜養汝輩何得不
 滅懿之謂準曰汝心如梟鏡必為國忌汝既食人人亦當
 食汝

慕容據鄴

晉武帝太康二年 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
 棘城之北號曰莫容部莫護跋生不延不延生涉歸遷於

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 冬十

月涉歸始寇昌黎

三年三月安北將軍嚴詢敗慕容涉歸於昌黎斬獲萬計
 四年鮮卑慕容涉歸卒弟刪繁立將殺涉歸于鬼虜亡匿
 於遼東徐郁家 六年慕容刪為其下所殺部眾復

迎涉歸子虜而立之涉歸與宇文部素有隙虜請討之朝
 廷弗許虜怒入寇遼西殺畧其眾帝遣幽州軍討虜戰于
 肥如虜眾大敗自是每歲犯邊又東擊扶餘扶餘王依慮
 自殺子弟走保沃沮虜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

七年夏慕容虜寇遼東故扶餘王依慮子依羅求帥見人
 還復舊國請援於東夷校尉何龕龕遣督護賈沈將兵送

之鬼遣其將孫丁帥騎邀之於路沈力戰斬下遂復扶餘
十年夏四月慕容廆遣使請降五月詔拜廆鮮卑都督廆
謁見何龕以士大夫禮巾衣詣門龕嚴兵以見之廆乃改
服戎衣而入人間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為哉
龕聞之甚慚深故異之時鮮卑宇文氏段氏力強數侵掠
廆廆卑辭厚幣以事之段國單于階以女妻廆生孰仁昭
廆以遼東僻遠徙居徙何之青山

惠帝元康四年慕容廆徙居大棘城

太安元年鮮卑宇文單于莫圭部衆強盛遣其弟屈雲攻
慕容廆廆擊其別帥素怒延破之素怒延恥之復發兵十
萬圍廆於棘城廆衆皆懼廆曰素怒延兵雖多而無濶制

已在吾筭中矣諸君但為力戰無所憂也遂出擊大破之
追斬百里俘斬萬計遼東孟暉先沒於宇文部帥其衆數
千家降於廆廆以為建威將軍廆以其臣慕輿句勤恪廉
靖使掌府庫句心計默識不案簿書始終無漏以慕輿河
明敏精察使與獄訟覆訊清允

懷帝永嘉元年冬十二月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拓跋
猗盧與廆通好

三年 初遼東太守龐本襲殺東夷校尉李臻詔以勃海
封釋代之釋收斬本

五年 初東夷校尉李臻之死也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
柁九津託為臻報仇攻陷諸縣殺掠士民屢敗郡兵連年

為寇東夷校尉封釋不能討請與連和連津不從民失業
歸慕容廆者甚眾廆厚給遣還願留者即撫存之廆少子
鷹揚將軍翰言於廆曰自古有為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
民望成大業今連津外以龐本為名內實幸災為亂封使
君已誅本請和而寇暴不已中原離亂州師不振遼東充
散莫之救恤單于不若數其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
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霸王之基
也廆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帥眾東擊連津以翰為前
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眾得所掠民三千餘家及前歸廆
者悉以付郡遼東賴以復存封釋疾病屬其孫奔於廆釋
卒廆召奔與語說之曰奇士也補小都督封于冀州主簿

拙說文後而中世也五千斤一疑同不
可多得若從天而下也

俊幽州參軍抽來奔喪廆見之曰此家松松千斤犍也以
道不通喪不得還皆留仕廆廆以抽為長史俊為參軍王
浚以妻舅崔慙為東夷校尉

愍帝建興元年 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

能存撫又政濇不立士民往往復去之段氏兄弟專尚武

勇不禮士大夫崔慕容廆政事修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

歸之廆舉其英俊隨才授任以河東裴嶷北平陽耽廬江

黃汲代郡魯昌為謀主廣平遊遠北海逢羨北平西方

西河宋爽及封抽裴開為股肱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定

弟真蘭陵繆曄昌黎劉斌及封奔封裕典機要裕抽之子

也裴嶷清方有幹畧為昌黎太守兄武為玄菟太守武卒

魏書卷之六十三

十五

疑與武子開以其喪歸過虜虜敬禮之及去厚加資送行
 及遼西道不通疑欲還就虜開曰鄉里在南奈何北行且
 等為流寓段氏彊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疑曰中
 國喪亂今往就之是相帥而入虎口也且道遠何由可達
 若俟其清通又非歲月可冀今欲求託足之地豈可不慎
 擇其人汝觀諸段豈有遠畧且能待國士乎慕容公修仁
 行義有霸王之志加以國豐民安今往從之高可以立功
 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開乃從之節至虜大喜陽耽
 清直沈敏為遼西太守慕容翰破段氏於陽樂獲之虜禮
 而用之逆遂逢羨宋爽皆嘗為昌黎太守與黃泓俱避地
 於薊後歸虜王浚屢以手書召遼兄暢暢欲赴之遂曰彭

祖刑政不修華戎離叛以遼度之必不能久兄且磐桓以
 俟之暢曰彭祖忍而多疑頃者流民北來命所在逆殺之
 今手書殷勤我稽留不往將累及卿且亂世宗族宜分以
 冀遺種遂從之卒與浚俱沒宋該與平原杜羣劉翔先依
 王浚又依段氏皆以為不足託帥諸流寓同歸於虜東夷
 校尉崔斌請皇甫及為長史卑辭說諭終莫能致虜切之
 歲與弟真即時俱至遼東張統據樂浪帶方二部與高句
 麗王乙弗利相攻連年不解樂浪王遵說統帥其民千餘
 家歸虜虜為之置樂浪郡以統為太守遵參軍事
 元帝建武元年三月晉王以鮮卑大都督慕容廆為都督
 遼有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不受

征虜將軍魯昌說虜曰今兩京覆沒天子蒙塵琅邪王承制江東為四海所係屬明公雖雄據一方而諸部猶阻兵未服者蓋以官非王命故也謂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奉詔令以伐有罪誰敢不從處士遼東高詡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杖大義以正諸部不患無辭矣虜從之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

大興元年三月帝復遣使授慕容廆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辭公爵不受廆以游邃為龍驤長史劉翔為主簿命邃創定府朝儀法裴疑言於廆曰晉室衰微介居江表威德不能及遠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諸部雖各

擁兵然皆頑愚相聚宜以漸并取以為西討之資廆曰君言大非孤所及也然君中朝名德不以孤僻陋而教誨之是天以君賜孤而祐其國也乃以疑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二年平州刺史崔慈自以中州人望鎮遼東而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數遣使招之皆不至意廆拘留之乃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約滅廆分其地慈所親勃海高瞻力諫慈不從三國合兵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為崔慈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執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既無統壹莫相歸服久必攜貳一則疑吾與慈許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

人情離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廐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廐有謀各引兵歸宇文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宇文氏士卒數十萬連營四十里廐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遣使白廐曰悉獨官舉國爲寇彼衆我寡易以計破難以力勝今城中之衆足以禦寇翰請爲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內外俱奮諫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今并兵爲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它虞非策之得者也正示衆以怯恐士氣不戰先沮矣廐猶疑之遼東韓壽言於廐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將驕卒惰軍不堅密若奇兵卒起倚其無備必破之策也廐乃聽翰留徒河悉獨官聞之曰翰素名驍

果今不入城或能爲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乃分遣數千騎襲翰翰知之詐爲段氏使者逆於道曰慕容翰久爲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宜速進也使者既去翰卽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廐出兵大戰廐使其子皝與長史裴疑將精銳爲前鋒自將大兵繼之悉獨官初不設備聞廐至驚悉衆出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衆皆惶擾不知所爲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廐盡俘其衆獲皇帝玉璽三紐崔恣聞之懼使其兄子壽詣棘城僞賀會三國使者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崔平州教我耳廐以示壽臨之以兵壽懼首

服。虜乃遣壽歸謂苾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引兵隨之。苾與數十騎棄家，奔高句麗。其衆悉降於虜。虜以其子仁爲征虜將軍，鎮遼東官府市里，按堵如故。高句麗將如奴子據于河城，虜遣將軍張統掩擊擒之，俘其衆千餘家。以崔壽高瞻、韓恒、石琮歸于棘城，待以客禮。恒安平人，琮鑿之孫也。虜以高瞻爲將軍，瞻稱疾不就。虜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它也。今晉室喪亂，孤欲與諸君共清世難，冀戴帝室，君中州望族，宜同斯願。柰何以華夷之異介然踈之哉！夫立功立事，惟問志畧，何如耳。華夷何足問乎？瞻猶不起。虜頗不平。龍驤主簿宋該與瞻有隙，勸虜除之。虜不從。瞻以憂卒。宋該勸虜捷江東，虜使該爲

表裴嶷奉之，并所得三璽，請建康獻之。

三年三月，裴嶷至建康，盛稱慕容廆之威德，賢雋皆爲之

用。朝廷始重之。帝謂疑曰：卿中朝名臣，當留江東，朕別詔

龍驤送卿家屬。疑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闈，若得復奉輦

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雖名臣宿將，莫能

雪恥。獨慕容龍驤竭忠王室，志除凶逆，故使臣萬里歸誠，

令臣來而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

心，使懈體於討賊。此臣之所甚惜，是以不敢徇私而忘公

也。帝曰：卿言是也。乃遣使隨疑拜廆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四年十二月，以慕容廆爲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

騎將軍、平州牧，封遼東公。單于如故。遣謁者卽授印綬，聽

晉江東乃是拘身之計，歸城則輔
虜以誠力奉之，實義也。疑心多
慮，所以與名都者，君臣宮廷注
力者，其言而已。

承制置官司守宰廐於是備置僚屬以裴焜游邃為長史
裴開為司馬韓壽為別駕陽耽為軍諮祭酒隗壽為主簿
黃泓鄭林參軍事廐立子甄為世子作東橫以平原劉讚
為祭酒使甄與諸生同受業廐得暇亦親臨聽之甄雄毅
多權畧喜經術國人稱之廐徙慕容翰鎮遼東慕容仁鎮
平郭翰撫安民夷甚有威惠仁亦次之

成帝咸和六年冬慕容廐遣使與太尉陶侃牋勸以興兵
北伐共清中原僚屬宋該等共議以廐立功一隅位卑任
重等差無別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進廐官爵參軍韓恒
駁曰夫立功者慮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相文有匡復
之功不先求禮命以今諸侯宜繕甲兵除羣凶功成之後

九錫自至比於敷君以求寵不亦榮乎廐不悅出桓為新

昌今於是東夷校尉封抽等疏上侃府請封廐為燕王行

大將軍事侃復書曰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

能為官推勒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可不遲速當在天

臺也陶侃後居孫吳休

八年夏五月甲寅遼東武宣公慕容廐卒六月世子甄以

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赦繫囚以長史裴開為

軍諮祭酒郎中令高詡為玄菟太守甄以帶方太守王誕

為左長史誕以遼東太守陽鶩為求而讓之甄從之以誕

為右長史秋七月慕容甄遣長史勃海王濟等來告喪

九年秋八月王濟還遼東詔遣侍御史王齊祭遼東公廐

又遣謁者徐子榮拜慕容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虜故事

咸康元年秋七月慕容皝立子儁為世子 冬十月王齊南還十二月慕容皝始受朝命

二年秋九月慕容皝遣長史劉斌兼郎中令遼東陽景送徐孟等還建康

三年秋九月鎮軍左長史封奕等勸慕容皝稱燕王皝從之於是備置群司以封奕為國相韓壽為司馬裴開為奉

常陽鶩為司隸王寓為太僕李洪為大理杜羣為納言令宋該劉睦石琮為常伯皇南陽協為元騎常侍宋晃平

思張泓為將軍封裕為記室蓋洪臻之孫晃奕之子也

冬十月丁卯皝即燕王位大赦十一月甲寅追尊武宣公

曰武宣王夫人段氏曰武宣后立夫人段氏為王后世子儁為王太子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

四年十二月燕王皝討段遼事見燕

五年燕王皝自以稱王未受晉命冬遣長史劉翔參軍鞠運來獻捷論功且言權假之意并請刻期大舉共平中原

七年春正月燕王皝使唐國內史陽裕築繁城於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二月劉翔至建康帝

引見問慕容鎮軍平安對曰臣受遣之日朝服拜章翔為燕王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為故事大將軍不處

邊自漢魏以來不封異姓為王所求不可許翔曰自劉石

構亂長江以北齊也為戎數未聞中華公卿之冒有一人能
 攘臂揮戈摧破凶逆者也獨慕容鎮軍父子竭力心存本
 朝以寡擊衆屢殄疆敵使石虎畏懼悉使邊陲從之民散居
 三魏魏物楚國千里以薊城為北境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
 不以為封邑何哉昔漢高祖不愛王爵於韓彭故能成其
 帝業項羽刑印不忍授卒用危亡吾之至心非苟欲尊其
 所事竊惜聖朝疎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諸
 葛恢翔之姊夫也獨主異議以為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惟
 器與名不可輕許乃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乃
 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妾婦猶知恤宗周之
 隕今晉至危君位俾元凱冒無憂國之心孤嚮使靡隔

之功不立則少康何以祀夏桓文之戰不捷則周人皆為
 左袵矣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唱邪惑之
 言忌間忠臣四海所以未壹良由君輩耳翔留建康歲餘
 衆議終不決翔乃說中常侍彧弘曰石虎苞八州之地帶
 甲百萬志吞江漢自索頭宇文暨諸小國無不臣服惟慕
 容鎮軍翼戴天子精貫白日而更不獲殊禮之命竊恐天
 下移心解體無復南向者矣公孫淵無尺寸之益於吳吳
 主封為燕王加以九錫今慕容鎮軍屢摧賊鋒威振秦隴
 虎比遣重使甘言厚幣欲授以曜威大將軍遼西王慕容
 鎮軍惡其非正却而不受今朝廷乃矜惜虛名沮抑忠順
 豈社稷之長計乎後雖悔之恐無及已弘為之入言於帝

帝意亦欲許之會黜上表稱庾氏兄弟擅權召亂宜加斥退以安社稷及遺庾冰書責其當國秉權不能爲國雪恥冰甚愧恨其絕遠非所能制乃與何充奏從其請乙卯以慕容皝爲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備物典策皆從殊禮又以其世子儁爲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賜軍者器械以千萬計又封諸功臣百餘人以劉翔爲代郡太守封臨泉鄉侯加員外散騎常侍翔固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因朝賀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爲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爲榮以傲誕爲賢寒謬之言

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詔遣兼大鴻臚郭怡持節詣棘城冊命燕王與翔等偕北公卿餞于江上翔謂諸公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彊吳蔓章猶宜早除况寇讎乎今石虎季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秋七月郭恂劉翔等至燕燕王黜以翔爲東夷護軍領大將軍長史以唐國內史陽裕爲左司馬典書令李洪爲右司馬中尉鄭林爲軍諮祭酒八年冬十月燕王黜遷都龍城赦其境內

成李據蜀

巴人呼賊為李

晉惠帝元康八年 初張魯在漢中實人李氏自巴西宕渠往依之魏武帝克漢中李氏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為將軍遷于畧陽北土號曰巴氏其孫特庠流皆有材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年反關中荐饑畧陽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就穀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劔閣苾至漢中受流民賂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賑贖宜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李特至劔閣太息曰劔

禪有如此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聞者異之

永康元年冬十一月詔徵益州刺史趙欽為大長秋以成

都內史中山耿騰為益州刺史欽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

懼且以晉室衰亂陰有據蜀之志乃傾倉廩賑流民以收

衆心以李特兄弟材武其黨類皆巴西人與欽同郡厚遇

之以為爪牙特等憑恃欽執專聚衆為盜蜀人患之滕數

密表流民剛剽蜀人悞弱主不能制客必為亂階宜使還

本土勿留之險地恐秦雍之禍亦氏身曰秦雍更移於梁益矣欽聞而惡

之州被詔書遣文武千餘人迎騰是時成都治少城益州

治太城此言秦漢舊城欽猶在太城未去騰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今州

郡構怨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留少城以觀其變檄諸

三城皆秦張飛所築後漢去後漢身又築少城

宋末有通蜀兵、客亦謂秋縣通
謂通蜀兵也、秋縣通也

縣合村保以備秦雍陳西夷行至且當待之不然退保捷
 為西渡江源以防非常勝不從是月帥衆入州廡遣兵逆
 之戰于西門勝敗死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詣廡請勝
 喪廡義而許之廡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恂恂至江陽聞
 廡有異志主簿蜀郡趙模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當速
 行赴之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誰敢動者恂更緣道停留比
 至南安魚沽津已遇廡重模自恂散財募士以拒戰若克
 州軍則州可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恂曰趙益州忿
 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為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當殺
 君以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恂不聽衆遂自潰恂
 逃草中模者恂服格戰廡兵殺模見其非是更搜求得恂

殺之廡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署置僚屬改易守令

王官被召無敢不往李庠帥妹婿李含天水任回上官鼎

扶風李攀始平費他氏符成隗伯等四千騎歸廡廡以庠

為威寇將軍封陽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至

萬餘人以斷北道

末寧元年春正月李庠驍勇得衆心趙廡浸忌之而未言

長史蜀郡杜淑張粲說廡曰將軍起兵始爾而遽遣李庠

握疆兵於外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倒戈授人也宜早圖

之會庠勸廡稱尊號淑粲因白廡以庠大逆不道引斬之

并其子姪十餘人時李特李流皆將兵在外廡遣人慰撫

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死兄弟罪不相及復以特流為督

將特流怨廡引兵歸縣竹廡牙門將涪陵許弁求爲巴東
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弁怒手殺淑粲於廡閣下淑粲
左右復殺弁三人皆廡之腹心也廡由是遂衰廡遣長史
犍爲費遠蜀郡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屯
縣竹之石亭李特密收兵得七千餘人夜襲遠等軍燒之
死者什八九遂進攻成都費遠李苾及軍祭酒張微夜斬
關走文武盡散廡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爲從者所
殺特入成都縱兵大掠遣使詣洛陽陳廡罪狀初梁州刺
史羅尚聞趙廡反表廡素非雄才蜀人不附敗亡可計日
而待詔拜尚平西將軍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蜀郡太
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

懼使其弟驥於道奉迎弁獻珍玩尚悅以驥爲騎督特流
復以牛酒勞尚於縣竹王敦辛冉說尚曰特等專爲盜賊
宜因會斬之不然必爲後患尚不從冉與特有舊謂特曰
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二月尚至成都初
朝廷符下秦雍州使召還流民入蜀者又遣御史馮該張
昌督之李特兄輔自畧陽至蜀言中虜方亂不足復還特
然之累遣天水閻式詣維尚求權停至秋又納賂於尚及
馮該尚該許之朝廷論討趙廡功拜特宣威將軍弟流奮
威將軍皆封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討廡
者將加封賞廣漢太守辛冉欲以滅廡爲己功寢朝命不
以實上衆咸怨之羅尚遣從事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時

流民布在梁益為人備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為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為行資特復遣闔式詣尚求停至冬辛冉及犍為太守李苾以為不可尚舉別駕蜀郡社叟秀求式為說逼移利害叟亦欲寬流民一年尚用冉苾之謀不從叟乃致秀才板出還家冉性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尚言流民前因趙廞之亂多所剽掠宜因移設關以奪取之尚移書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數為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恃之多相帥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縣竹以處流民移辛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榜逼衢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之悉取以歸與叟驥改其購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闇

趙楊上吉良及氏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於是流民大懼歸特

者愈衆旬月間過二萬人流亦聚眾數千人特又遣闔式

詣羅尚求申未重有期期式見營柵衝要謀擒流民歎曰民心方危

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辛冉李苾意不可回乃辭尚還

縣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民今聽寬英式曰明

公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今趣之不以

理衆怒難犯恐為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

至縣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信也何者尚威刑不

立冉等各擁疆兵一旦為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為備特

從之冬十月特分為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申厲

兵戒嚴以待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

通鑑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一
令流民得展效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爲所虜矣
宜爲決計羅侯不足復問也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
顯劉並等潛帥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
佐助元元等至特安卧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死者
甚衆殺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
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執今若之何於是六郡
流民李含等共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以其弟流
行鎮東大將軍號東督護以相鎮統又以兄輔爲票騎將
東弟驤爲驍騎將軍進兵攻冉於廣漢尚遣苻費遠帥
衆救冉畏特不敢進冉出戰屢敗潰圍奔德陽特入據廣
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尚以書諭閻式式復

書曰辛冉傾巧曾元小賢李叔平非將帥之材式前爲節
下及杜景文論留徙之宜人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往月初
至隨穀庸賃一室五分復值秋潦乞須冬孰而終不見聽
繩之太過窮鹿抵虎流民不肯延頸受刃以致爲變即聽
式言寬使治嚴不過去九月盡集十月進道令達鄉里何
有如此也特以兄輔弟驤子始蕩雄及李含含子國離住
回李攀攀弟恭上官昂任臧楊褒上官惇等爲將帥閻式
李遠等爲僚佐羅尚素貧殘爲百姓患特與蜀民約灋三
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尚頗爲特所
敗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連延七百里與特相拒求救於
梁州及南夷校尉

太安元年夏五月河間王顥遣督護衙博討李特軍于梓潼朝廷復以張微爲廣漢太守軍于德陽羅尚遣督護張龜軍于繁城特使其子鎮軍將軍蕩等襲博而自將擊龜破之蕩敗博兵於陽沔梓潼太守張演委城走巴西丞毛植以郡降蕩進攻博於葭萌博走其衆盡降河間王顥更以許雄爲梁州刺史特自稱大將軍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秋八月李特攻張微破之遂進攻特營李蕩引兵救之山道險隘蕩力戰而前遂破微兵特欲還涪蕩及司馬王幸諫曰微軍已敗智勇俱竭宜乘銳氣遂禽之特復進攻微殺之生禽微子在以微喪還之特以其將蹇頌守德陽李驥軍毗陵羅尚遣軍擊之屢爲驥所敗

驥遂進攻成都燒其門李流軍成都之北尚遣精勇萬人攻驥驥與流合擊大破之還者什一二許雄數遣軍攻特不勝特執益盛建寧大姓李叡毛詵逐太守杜俊朱提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約以應特衆各數萬南夷校尉李毅討破之斬詵李猛奉牋降而辭意不遜毅誘而救之二年春正月李特潛渡江擊羅尚水上軍皆散走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赦其境內改元建初羅尚保太城遣使求和於特蜀民相聚爲塢者皆送款於特特遣使就撫之以軍中糧少乃分六郡流民於諸塢就食李流言於特曰諸塢新附人心未固宜質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備不虞又與特司馬上官

惇書曰納降如待敵不可易也前將軍雄亦以為言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為更逆加疑忌使之離叛平朝廷遣荊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孫臯帥水軍三萬以救羅尚岱以臯為前鋒進逼德陽特遣李蕩及蜀郡太守李璜就德陽太守任臧共拒之岱臯軍執甚盛諸塢皆有貳志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言於羅尚曰李特散眾就食驕怠無備此天亡之時也宜密約諸塢刻期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使叡夜縋出城宣旨於諸塢期以二月十日同擊特叡因詣特詐降特問城中虛實叡曰糧儲將盡但餘貨帛耳叡求出省家特許之遂還報尚二月尚遣兵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特兵大敗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

傳首洛陽流民大懼李流李蕩李雄收餘眾還保赤祖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保東營蕩雄保北營孫臯破德陽獲襄碩任臧退屯涪陵三月羅尚遣督護何冲常深等攻李流涪陵民藥紳等亦起兵攻流流與李驤拒深使李蕩李雄拒紳何冲乘虛攻北營氏符成隗伯在營中叛應之蕩母羅氏援甲拒戰伯手刃傷其目羅氏氣益壯營垂破會流等破深紳引兵還與冲等戰大破之成伯帥其黨突出詣尚流等乘勝進抵成都尚復閉城自守蕩馳馬逐北中矛而死朝廷遣侍中燕國劉沈假節統羅尚許雄等軍討李流行至長安河間王顥留沈為軍師遣席遠代之李流以李特李蕩繼死宗岱孫臯將至甚懼李含勸流

降流從之李驥李雄迭諫不納 夏五月流遣其子世
 及含子胡為質於臯軍胡兄離為梓潼太守聞之自郡馳
 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臯軍雄曰為今計當如是而二
 翁不從李李合奈何離曰當劫之耳雄大喜乃共說流民曰吾屬
 前已殘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為魚肉惟有同心襲臯以
 取富貴耳眾皆從之雄遂與離襲擊臯軍大破之會宗岱
 卒於墊江荆州軍遂退流甚慙由是竒雄末軍事悉以任
 之六月李雄攻殺汶山太守陳圖遂取郫城 秋七月
 李流徙屯郫蜀民皆保險結塢或南入寧州或東下荆州
 城邑皆空野無煙火流虜掠無所得士眾饑乏唯涪陵千
 餘家依青城山處士范長生平西參軍涪陵徐譽說羅尚

求為汶山太守邀結長生與共討流尚不許舉怒出降於
 流流以譽為安西將軍舉說長生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
 之流軍由是復振九月李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持仁明固
 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流
 卒眾推李雄為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治郫城雄使武都
 朴泰給羅尚使襲郫城云已為內應尚使隗伯將兵攻郫
 泰約舉火為應李驥伏兵於道泰出長梯於外隗伯丘見
 火起爭緣梯上驥縱兵擊大破之追奔夜至城下詐稱萬
 歲曰已得郫城矣入少城尚乃覺之退保大城隗伯創甚
 雄生獲之赦不殺李驥攻犍為斷尚運道獲太守龔恢殺
 之閏十二月李雄急攻羅尚尚軍無食留牙門張羅守城

夜由牛鞞水東走羅開門降雄入成都軍士飢甚乃帥眾就穀於鄭掘野芋而食之許雄坐討賊不進徵即罪

水興元年春正月羅尚逃至江陽遣使表狀詔尚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供軍賦尚遣別駕李興詣鍾商將軍劉弘求糧弘綱紀以運道阻遠且荆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存李雄以范長生有名德為蜀人所重欲迎以為君而臣之長生不可諸將固請雄即尊位冬十月雄即成都王位大赦改元曰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其叔父驥為太傅兄始為太保李離為太尉李雲為司徒李璠為司空李國為太宰闔式

尚在巴漢則為荆州府教無由
顧之憂

為尚書令楊褒為僕射尊母羅氏為王太后追尊父特為成郡景王雄以李國李離有智謀凡事必咨而後行然國離事雄謹十二月羅尚移屯巴郡遣兵掠蜀中獲李驥妻晉氏及子壽

光熙元年春三月范長生詣成都成都王雄門迎執板拜為丞相尊之曰范賢夏六月成都王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曰晏平國號大成追尊父特曰景皇帝廟號始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范長生為天地太師復其部曲皆不豫征稅諸將侍恩互爭班位尚書令闔式上疏請考漢晉故事立百官制度從之

張氏據涼

晉惠帝永寧元年春正月以散騎常侍安定張軌爲涼州刺史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故求爲涼州時州境盜賊縱橫鮮卑爲寇軌至以宋配氾瑗爲謀主悉討破之威著西土

懷帝永嘉二年春二月涼州刺史張軌病風口不能言使其子茂攝州事隴西內史晉昌張越涼州大族欲逐軌而代之與其兄酒泉太守鎮及西平太守曹祛謀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請以秦州刺史賈龍代之龍將受之其兄讓龍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龍乃止鎮祛上疏更請刺史未報遂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爲刺史軌下教欲避位歸老宜

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踴折鎮檄排闥入言曰晉室多故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當鳴鼓誅之遂出戒嚴會軌長子寔自京師還乃以寔爲中督護將兵討鎮遣鎮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先往說鎮爲陳利害鎮流涕曰人誤我乃詣寔歸罪寔南擊曹祛走之朝廷得鎮祛疏以侍中袁瑜爲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南陽王模表請停瑜武威太守張璠亦上表留軌詔依模所表且命誅曹祛軌於是命寔帥步騎三萬討祛斬之張越奔鄴涼州乃定五月詔封張軌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遣使貢獻歲時不絕

四年十一月詔加張軌鎮西將軍都督右諸軍事光祿大夫傅祗大常摯虞遺軌書告以京師饑匱軌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氍布三萬匹

六年春三月涼州主簿馬魴說張軌宜命將出師翼戴帝室軌從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督護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安西中郎將寔帥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璠帥胡騎二萬出絡繹繼發

秋九月秦州刺史裴苞據險以拒涼州兵張寔宋配等擊破之苞奔柔凶

鳴

愍帝建興二年二月壬寅以張軌為太尉涼州牧封西平郡公朝廷以張軌老病拜其子寔為副刺史

夏五月

西平武穆公張軌卒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已丑軌薨長史張靈葉表世子寔攝父位

冬十月以張寔為都督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西平公

三年冬十月涼州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行璽獻於張寔僚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遣使歸於長安

四年夏四月張寔下令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賦曹佐高昌璽曰今明公為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或與師發令府朝不知萬一違失謗無所分羣下畏

威受成而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

明凡百政事皆延訪群下使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增璽位三等寔遣將軍王

該帥步騎五千入援長安且送諸郡貢賦詔拜寔都督陝西諸軍事以寔弟茂為秦州刺史

元帝建武元年春正月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自長安奔涼州稱愍帝出降前一日使淑等齎詔賜張寔拜寔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琅邪共濟多難淑等至姑臧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初寔叔父肅為西海太守聞長安危逼請為先鋒入援寔以其老弗許及聞長安不守肅悲憤而卒寔遣太府司馬韓璞撫戎將軍張閔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纂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為前驅又遣相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前遣賈纂

瞻公舉動中破符命救蹇還軍俄聞寇逼長安胡松不進勸允持金五百請求於松遂決遣蹇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為忠不遂憤痛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璞等唯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至南安諸羌斷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車中牛以饗士泣謂之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乎曰諾乃啟謀進戰會張閔帥金城兵繼至夾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先是長安謠曰奉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及漢兵覆關中氏羗掠隴右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獨涼州安

全
天興元年春二月寔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北至帝已

卽位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

三年夏六月京兆人劉弘客居涼州天梯山以妖術惑衆從受道者千餘人西平元公張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閭涉牙門趙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涉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爲主寔弟茂知其謀情誅弘寔令牙門將史初收之未至涉等懷刃而入殺寔於外寢弘見史初至謂曰使君已死殺我何爲初怒截其舌而囚之輟於姑臧市誅其黨與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尚幼推張茂爲涼州刺史西平公赦其境內以駿爲撫軍將軍 秋八月西平公張茂立兄子駿爲世子

四年春二月張茂築靈鷲臺坐高九仞武陵閻曾夜叩府門呼曰武公遣我來言何故勞民築臺有司以爲妖請殺之茂曰吾信勞民曾稱先君之命以規我何謂妖乎乃爲之罷役

末昌元年冬十二月張茂使將軍韓璞帥衆取隴西南安之地置美州

明帝大寧元年八月趙主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晏攻寧羌護軍陰鑿於桑壁曜自將戎卒二十八萬軍于河上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動地河水爲沸張茂臨河諸伐皆望風奔潰曜揚聲欲百道俱濟直抵姑臧涼州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出拒戰長史汜

禕怒請斬之。宓曰：「公糟粕書生，刺舉小才，不思家國大計。明公父子欲為朝廷誅劉曜，有年矣。今曜自至，遠近之情共觀明公。此舉當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敏，執不可以不出。」茂曰：「善。」乃出屯石頭。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舉三秦之衆，乘勝席卷而來，將若之何？」珍曰：「曜兵雖多，精卒至少，大抵皆氐羌烏合之衆，恩信未洽，且有山東之虞，安能捨其腹心之疾，曠日持久與我爭河西之地邪？」若二旬不退，珍請得弊卒數千為明公擒之。茂喜，使珍將兵救韓璞。趙諸將爭欲濟河，趙主曜曰：「吾軍執雖威，然畏威而來者，三分有二。中軍疲困，其實難用。今但案甲勿動，以吾威聲震之，若出中甸，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為負卿矣。」

茂尋遣使稱藩獻馬牛羊珍寶不可勝紀。曜拜茂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土匈奴諸軍事、太師、涼州牧、封涼王，加九錫。張茂大城姑臧，修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明公所以修城築臺者，蓋懲既往之患耳。愚以為苟恩未洽於人心，雖處層臺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群下忠信之志，失士民繫託之望，示怯弱之形，啓鄰敵之謀。將何以佐天子霸諸侯乎？」願亟罷茲役。以息勞費。茂曰：「亡兄一旦失身於物，豈無忠臣義士欲盡節者哉？」顧禍生不意，雖有智勇無所施耳。王公設險，勇夫重閉，古之道也。今國家未靖，不可以太平之理責人於屯。遭之世也，卒為之二年夏五月甲申，張茂疾病，執世子駿，手泣曰：「吾家世以

孝友忠順著稱今雖天下大亂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死之日當以白帟入棺勿以朝服歟是日薨愍帝使者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汜禕右長史馬謨等使淑拜駿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境內前趙王曜遣使贈茂太宰謚曰成烈王拜駿上大將軍涼州牧涼王

冬十二月涼州將辛晏據枹罕不服張駿將討之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之師必須天時人事相得然後乃起辛晏凶狂安忍其亡可必柰何以饑年大舉盛寒攻城取駿乃止駿遣參軍王騰聘於趙趙主曜謂之曰貴州欵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騰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而去不能保何也騰曰齊桓盟意必誠

競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况鄙州乎曠曰此涼州之君子也擇使可謂得人矣厚禮而遣之

三年春二月張駿承元帝凶問大臨三日會黃龍見嘉泉汜禕等請改年以章休祥駿不許辛晏以三罕降駿復收河南之地

成帝咸和元年張駿畏趙人之逼是歲徙隴西南安民二千餘家于姑臧又遣使修好於成以書勸成主雄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思爲晉室元功之臣掃除氛埃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

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曾獲來貺情在聞至有何已已自是聘使相繼

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曾獲來貺情在聞至有何已已自是

二年夏五月張駿聞趙兵為後趙所敗乃去趙官品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閼武興太守辛巖楊烈將軍宋輯等帥眾數萬東會韓璞攻掠趙秦州諸郡趙南陽王胤將兵擊之屯狄道枹罕護軍辛晏告急秋駿使韓璞辛巖救之璞進度沃干嶺巖欲速戰璞曰夏末以來日星數有變不可輕動且曜與石勒相攻胤必不能久與我相守也與胤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冬十月璞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胤聞之曰韓璞之眾十倍於吾吾糧不多難以持久今虜分兵屯黑天授我也若敗辛

巖璞等自潰乃帥騎三千襲巖于沃干嶺敗之遂前逼璞眾大潰胤乘勝追奔濟河攻拔令居斬首二萬級進據振武河西大駭張閼辛晏帥其眾數萬降趙駿遂失河南之地

四年張駿治兵欲乘虛襲長安理曹郎中索詢諫曰劉曜雖東征其子胤守長安未易輕也若使小有所獲彼若釋東方之圖還與我較禍難之興未可量也駿乃止

五年夏五月張駿因前趙之亡復收河南地至狄道置五屯護軍與趙分境六月趙遣鴻臚孟毅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九錫駿恥為之臣不受留毅不遣

七年涼州僚屬勸張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

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言此者罪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為王駿立次子重華為世子

八年 初張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康成主雄不許駿

乃遣洽中從事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雄偽許之將使盜

覆諸東岷蜀人橋督密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

無逆之地萬里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

之美故也若欲殺臣者當斬之都市宣示衆且曰涼州不

忘舊德通使琅邪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

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

雄大驚曰安有此邪司隸校尉景憲言於雄曰張淳壯士

請留之雄曰壯士安肯留且試以卿意觀之憲謂淳曰卿

體豐大天執可且遣下吏小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播

越梓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

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淳亦不來矣雖火山

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憚哉雄謂淳曰貴主英名蓋

世土險兵彊何不亦稱帝自娛一友淳曰寡君祖考以來

世篤忠貞以讎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其慙曰

我之祖考本亦晉臣遭天下大亂與六郡之民避難北州

為衆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國者亦當

帥衆輔之厚為淳禮而遣之淳卒致命於建康長安之失

守也敦煌計更賦訪自漢中入江東屢上書請遣大使慰

撫涼州朝廷以訪守持書御史拜張駿鎮西大將軍選隴

耿濟教類所居正計更自長安西
而長安西且河階階地固而西
自漢夏下至建康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三十三 漢紀三十三
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至涼州道不通以詔書付賈陵
詐爲賈客以達之是歲倭始至涼州駿遣部曲督王豐蔡
報謝

九年春二月丁卯詔遣耿訪王豐齊印綬授張駿大將軍
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自是每歲使者不絕

咸康元年 初張軌及二子寔茂雖保據河右而軍旅之
事無歲無之及張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修庶政摠御文
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彊遠近稱之以爲賢君駿遣將楊宣
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諸國焉耆于寔之屬皆詣姑臧朝
貢駿於姑城南作五殿官屬皆稱曰駿有兼秦雍之志遣
參軍麴護上疏以爲勒雄既死虎期繼逆兆庶離主漸冉

經世先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敕司空

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首尾齊舉

都督時鎮京口復亮

五年九月張駿立辟雍明堂以行禮十一月以世子重華
行涼州事

六年春三月張駿遣別駕馬詵入貢于趙表辭蹇傲趙王
虎怒欲斬詵侍中石璞諫曰今國家所當先除者遺晉也
河西僻陋不足爲意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兵力分而爲
二建康復延數年之命矣乃止璞荀之曾孫也

穆帝永和元年十二月張駿伐焉耆降之是歲駿分武威
等十一郡爲涼州以世子重華爲刺史分興晉等八郡
爲河州以寧戎校尉張瓘爲刺史分敦煌等三郡及西

駿分武威爲西涼郡張駿分武威爲涼州
西涼郡在武威西張駿分武威爲西涼郡
張分興晉金城武威南安張駿分武威
武威中郡爲河州

域都護等三營為沙州以西胡校尉楊宣為刺史駿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三州始置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等官官號皆倣天朝而微變其名車服旌旗擬於王者

二年夏五月丙戌西平忠成公張駿薨官屬上世子重華為使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救其境內尊嫡母嚴氏為大王太后母馬氏為王太后趙將軍王擢擊張重華襲武街玳護軍曹權胡官徒七十餘戶于雍州涼州刺史麻秋將雷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冲請降凉州震動重華悉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恒將之以禦趙恒壁於廣平久而不戰凉州司馬張軌言於重

華曰國之存亡在兵谷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明主之舉用無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疆寇在境諸將不進人情所懼主惡諂艾兼資文武可用以禦趙重華召艾問以方略艾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使擊秋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為福祿伯

尔雅：梟，鳥也。其行如盜，故以梟為名。

三年夏四月趙凉州刺史麻秋攻枹罕晉昌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欲棄外城武成太守張俊曰棄外城則動衆心大事去矣寧戎校尉張璩從俊言固守大城秋帥衆八萬

圍漸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禦之秋衆死傷數萬
趙王虎復遣其將劉渾等帥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不
用教軍士李嘉潛引趙兵千餘人登城瓌督諸將力戰殺
二百餘人趙兵乃退瓌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虎以中書
監石寧爲征西將軍帥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爲秋等後繼
張重華將宋秦等帥戶二萬降于趙重華以謝艾爲使持
節軍師將軍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輜車戴白帽鳴
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
狗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宜乘馬艾不
從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趙人以為有伏兵懼不敢進別
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執進擊大破

之斬其將杜勳汲魚獲首虜一萬三千級秋單馬奔大夏
五月秋與石寧復帥衆十二萬進屯河南劉寧主擢畧地
晉興廣武武街至于曲柳張重華使將軍牛旋禦之退守
枹罕姑臧大震重華欲親出拒之謝艾固諫別駕從事索
遐曰君者一國之鎮不可輕動乃以艾爲使持節都督征
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爲軍正將軍帥步騎二萬拒之別
將楊康敗劉寧于沙阜寧退屯金城 秋七月趙王虎復
遣征西將軍孫伏都將軍劉渾帥步騎二萬會麻秋軍長
驅濟河擊張重華遂城長地名最謝艾建牙誓衆有風吹旌旗
東南指索遐曰風爲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艾軍于
神鳥王擢與艾前鋒戰敗走還河南八月戊午艾進擊秋

大破之秋遁歸金城虎聞之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戈還討叛虜斯骨真等萬餘落皆破平之 九月趙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枹罕護軍李遠帥眾七千降于趙自河以南氏羌皆附於趙 冬十月乙丑遣侍御史

俞歸至涼州授張重華侍中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歸至姑臧重華欲稱涼王未肯受詔使所親沈猛私謂歸曰主公奕世為晉忠臣今曾不如鮮卑何也朝廷封慕容皝為燕王而主公纔為大將何以表勸忠賢乎明臺宜移河右其勸州主為涼王人臣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曰吾子失言晉三代之王也爵

之貴者莫若上公及周之衰吳楚始僭號稱王而諸侯亦不之非蓋以蠻夷畜之也借使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之乎漢高祖封韓彭為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之也聖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寵榮極矣豈鮮卑夷狄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有重輕今貴公始繼世而為王若帥河右之眾東平胡羯修復殘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重華乃止

五年秋九月涼州官屬共上張重華為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重華屢以錢帛賜左右寵臣又喜博奕頗廢政事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夙夜勤儉克實府庫正以讎耻未雪志平海內故也殿下嗣位之初彊寇侵逼賴重華之故得

戰士死力僅保社稷今蓄積已虛而寇讎尚在豈可輕有
耗散以與無功之人乎昔漢光武躬親萬機章奏詣闕報
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
得上通沈寃困於囹圄殆非明主之事也重華謝之

王敦平湘漢

晉懷帝永嘉五年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間數為士民所侵
苦蜀人李驥聚眾據樂鄉反南平太守應詹與醴陵令杜
弢共擊破之荆州刺史王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驥驥請
降澄偽許而襲殺之以其妻子為賞沈八千餘人於江流
民益怨忿蜀人杜壽等復反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
有隙言於刺史荀晞曰巴蜀流民皆欲反晞信之欲盡誅

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公一時俱反以杜弢州里重望共

推為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領湘州刺史 王敦為揚州

刺史尋加都督征討諸軍事 夏四月杜弢攻長沙五

月荀晞棄城奔廣州弢追擒之於晞南破零桂東掠武

昌殺二千石長吏甚衆

六年故新野王歆牙門將胡元聚眾於竟陵自號楚公寇

掠荆土以歆南蠻司馬新野杜曾為竟陵太守曾勇冠三

軍能被甲游於水中 王澄在荆州悅成都內史王機謂

為已亞使之內綜心營外為爪牙澄屢為杜弢所敗望實

俱損猶傲然自得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博奕由

是上下離心南平太守應詹屢諫不聽澄自出軍擊杜弢

軍于作塘故山簡參軍王冲擁衆迎應詹爲刺史詹以冲無賴棄之還南平冲乃自稱刺史澄懼使其特杜蕤守江陵徙治孱陵尋又犇沓中別駕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然一州人心所繫今西收華容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遽爲犇亡乎澄不從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爲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犇亡誠不忍渡江乃留屯沔口琅邪王睿聞之召澄爲軍諮祭酒以軍諮祭酒周顛代之澄乃赴召顛始至州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杜弼弼別將主真襲沔陽顛狼狽失據征討都督王敦遣武昌太守陶侃尋陽太守周訪歷陽內史甘卓共擊弼敦進屯豫章爲諸軍總援王澄過請敦自以名聲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

敦敦怒誣其與杜弼通信遣壯士搃殺之王機聞澄死懼禍以其父毅兄矩皆嘗爲廣州刺史就敦求廣州牧領乏會廣州將温邵等叛刺史郭訥迎機爲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訥遣兵拒之將士皆機父兄時部曲不戰迎降訥乃避位以州授之

愍帝建興元年胡亢性猜忌殺其驍將數人杜曾懼潛引王冲之兵使攻亢亢悉精兵出拒之城中空虛曾因殺亢而并其衆周顛屯潯水城爲杜弼所困陶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之弼退保冷陶侃曰弼必步向武昌乃自徑道還郡以待之弼果來攻侃使朱伺逾擊大破之弼遁歸長沙周顛出潯水投王敦於豫章敦留之陶侃使參軍王貢

告捷於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乃表侃為荊州刺史屯沔江左丞相睿召周顛復以為軍諮祭酒王貢自王敦所還至竟陵矯陶侃之命以杜曾為前鋒大都督擊王冲斬之悉降其眾侃召魯曾不至貢恐以矯命獲罪遂與曾友擊侃冬十月侃兵大敗僅以身免敦表侃以白衣領職侃復帥周訪等進擊杜弢大破之敦乃奏復侃官

二年春二月杜弢將王貢襲陶侃於林障侃率潘冲周訪救侃擊弢兵破之三年春二月王敦遣陶侃甘卓等討杜弢前後數督戰弢將士多死乃請降於丞相睿不許弢遺南平太守應詹

特琅玕玉屑為東南方鎮盟主
石曰盟府

書自陳昔與詹共討樂鄉本同休戚後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冀以舊交之情為明枉直使得輸誠盟府則列義徒或北清中原或西取李雄以贖前愆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詹為啓呈其書且言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為鄉人所逼今悔惡歸善宜命使撫納以息江湖之民詹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弢降赦其反逆之罪以弢為巴東監軍弢既受命諸將猶攻之不克弢不勝憤怒遂殺運復反遣其將杜弘張彥殺臨川內史謝摛遂陷豫章三月周訪擊彥斬之弘奔臨賀秋八月陶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弢為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葬喪卿本狄人何為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報貢初

通鑑纂要卷之六

橫脚馬上聞侃言欽容下脚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
 為信杜毅遂降於侃毅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
 進克長沙湘州杜毅悉平丞相睿承制赦其所部進王敦鎮東
 大將軍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
 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寢益驕橫初朝廷聞張光死以待
 中第五猗為安南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諸軍事荆州刺
 史自武關出杜會迎猗於襄陽為兄子娶猗女遂聚兵萬
 人與猗分據漢沔陶侃既破杜弢乘勝進擊會有輕會之
 志司馬魯恬諫曰凡戰當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會
 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圍會於石城會軍多騎兵密開
 門突侃陳出其後反擊之侃兵死者數百人會將總順陽

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時荀崧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屯宛
 會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求救於故吏襄陽太守石覽
 崧小女灌年十二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
 前遂達覽所又為崧書求救於南中郎將周訪訪遣子撫
 帥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會乃遁去會復致牋於崧求討丹
 水賊以自效崧許之陶侃遣松書曰杜會凶狡所謂鴟梟
 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
 兵少藉會為外援不從會復帥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
 日不克而還王敦嬖人吳興錢鳳疾陶侃之功屢毀之
 侃將還江陵欲詣敦自陳朱伺及安定皇甫方回諫曰公
 入必不出侃不從既至敦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

從弟丞相軍諮祭酒麋爲荊州刺史荊州將東鄭攀馬傷
等詣敦上書留侃敦怒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而更被
黜衆情憤惋又以麋忌戾難事遂帥其徒三千人屯湏口
西迎杜曾麋爲攀等所襲斃于江安杜曾與攀等北迎第
五猗以拒麋麋督諸軍討曾復爲曾所敗敦意攀承侃風
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雄
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諸議參軍梅陶長史
陳頌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
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乃設盛饌以餞之侃使夜發敦
引其子瞻爲參軍初交州刺史顧秘交州人以秘子壽領
州事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殺之碩遂專制交州王機自

以盜據廣州恐王敦討之更求交州會社弘詣機降敦欲
因機以討碩乃以降杜弘爲機功轉交州刺史機至鬱林
碩迎前刺史修則子湛行州事以拒之機不得進乃更與
杜弘及廣州將溫邵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陶侃
至始興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
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杜弘遣使僞降侃知其謀進擊弘
破之遂執劉沈於小桂遣督護許高討王機走之機病死
于道高掘其尸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
名已著何事遣兵徂一函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邵懼而
走追獲於始興杜弘詣王敦降廣州遂平敦以杜弘爲將
寵任之

元帝建武元年鄭攀等相與拒王廩衆心不壹散還橫梁
 只欲入杜曾王敦遣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守朱軌擊之
 攀等懼請降杜曾亦請擊第五猗於襄陽以自贖廩將赴
 荊州留長史劉浚鎮楊口壘竟陵內史朱伺謂廩曰曾猶
 賦也外示屈服欲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
 部分未可使西廩性矜厲自用以伺爲老怯遂西行曾等
 果還趨揚口廩乃遣伺歸裁至壘卽爲曾所圍劉浚自守
 北門使伺守南門馬雋從曾來攻壘雋妻子先在壘中或
 欲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
 乃止曾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閉船底以出沈行五十
 步乃得免曾遣人說伺曰馬雋德卿全其妻子今盡以卿

家內外百口付雋雋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報曰吾年
 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亦當南歸妻子付汝裁之
 乃就王廩於餽山病創而卒戊寅趙誘朱軌及陵江將軍
 黃峻與曾戰於女觀湖誘等皆敗死曾乘勝徑造河口威
 震江沔王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
 曾銳氣甚盛訪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
 中軍曾先攻左右甄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
 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誘子胤將父餘兵屬左
 甄力戰敗而復合馳馬告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
 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
 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

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保武當王廙始得至荆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

太興元年冬十一月詔以王敦為荆州牧加陶侃都督交州諸軍事敦固辭牧乃聽為刺史

二年夏四月周訪擊杜曾大破之馬僂策執曾以降訪斬之并獲第五猗送於武昌訪以猗本中朝所署加有時望白王敦不宜殺敦不聽而斬之

石勒寇河朔

晉惠帝大安二年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王浚以天

下方亂欲結援夷狄乃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又表以

遼西郡封務勿塵為遼西公為王浚用陰謀以攻成都王頊及石勒張本

懷帝永嘉四年冬十月壬子以劉琨為平北大將軍王浚

為司空進鮮卑段務勿塵為大單于

五年秋七月王浚設壇告類立皇太子布告天下稱受中

詔承制封拜備置百官列署征鎮以荀藩為太尉琅邪王

睿為大將軍浚自領尚書令以裴憲及其婿東高為尚書

以田徽為兗州刺史李暉為青州刺史 劉琨長於招懷

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琨遣

子遵請兵於代公猗盧又遣族人高陽內史希合衆於中

山幽州所統代郡上谷廣寧之民多歸之衆至三萬王浚

怒遣燕相胡矩督諸軍其遼西公段疾陸眷共攻希殺之
驅畧三郡士女而去疾陸眷務勿塵之子也

六年冬十二月廣平游綸張豺擁眾數萬據苑鄉受王浚
假署石勒遣瓊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
王昌帥諸軍及遼西公段疾陸眷疾陸眷弟匹磾文鴛從
弟末杯部眾三萬攻勒於襄國疾陸眷屯于清陽勒遣諸
將出戰皆為疾陸眷所敗疾陸眷大造攻具將攻城勒眾
甚懼勒召將佐謀之曰今城塹未固糧儲不多彼眾我寡
外無救援吾欲悉眾與之決戰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
以疲敵待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之種段氏最為
勇悍而未杯尤甚其銳卒皆在末杯所今聞疾陸眷刻日

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鬪連日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
懈惰宜且勿出示之以怯鑿北城為突門二十餘道俟其
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彼必震駭不暇為
計破之必矣末杯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為突
門既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
寢乃命孔萇督銳卒自突門出擊之城上鼓譟以助其勢
萇攻未杯帳不能克而退末杯逐之入其壘門為勒眾所
獲疾陸眷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
馬五千匹疾陸眷收其餘眾還屯清陽勒質末杯遣使求
和於疾陸眷疾陸眷許之文鴛諫曰今以末杯一人之故
而縱垂亡之虞得無為王彭祖所怨招後患乎疾陸眷不

從復以鎧馬金銀賂勒且以末柁三弟爲質而請末柁諸將皆勸勒殺末柁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仇讎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爲浚用矣乃厚以金帛報之遣石虎與疾陸眷盟于渚陽結爲兄弟疾陸眷引歸王昌等不能獨留亦引兵還勒召末柁與之燕飲誓爲父子遣還遼西末柁在塗日南嚮而拜者二由是段氏專心附勒王浚之勢遂衰游綸張豺請降於勒勒攻信都殺冀州刺史王象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信都

愍帝建興元年夏四月石勒使石虎攻鄴鄴潰劉演奔廩丘劉琨復以劉演爲兗州刺史鍾廩丘石勒攻李暉於

上白斬之王浚復以溥盛爲青州刺史王浚使棗嵩督

諸軍屯易水召段疾陸眷欲與之共擊石勒疾陸眷不致

浚怒以重幣賂拓跋猗盧并檄慕容廆等共討疾陸眷猗

盧遣有賞王六修將兵會之爲疾陸眷所敗五月石勒使

孔萇擊定陵殺田徽薄盛帥所部降勒山東郡縣相繼爲

勒所取漢主聰以勣爲侍中征東大將軍烏桓亦叛王浚

潛附於勒冬十一月王浚以其父字處道自謂應當

塗高之議謀稱尊號前勃海太守劉亮北海太守王博司

空掾高柔切諫浚皆殺之燕國霍原志節清高屢辭徵辟

浚以尊號事問之原不荅浚誣原與羣盜通殺而梟其首

於是士民駭怨而浚矜豪日甚不親政事所任皆苛刻小

人棗高朱碩碩字碩負橫尤甚北州謠曰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入棗郎高朱碩調發殿煩下不堪命多叛又鮮卑從事韓咸監護柳城盛稱慕容廆能接納士民欲以調浚浚怒殺之浚始者唯恃鮮卑烏桓以為疆既而皆叛之加以蝗旱連年兵勢益弱石勒欲襲之未知虛實將遣使覘之參佐請用羊祜陸抗故事致書於浚勒以問張賓賓曰浚名為晉臣實欲廢晉自立但患四海英雄莫之從耳其欲得將軍猶項羽之欲得韓信也將軍威振天下今卑辭厚禮折節事之猶懼不信况為羊陸之亢敵乎夫謀人而使人覺其情難以得志矣勒曰善十二月勒遣舍人王子春董肇多齎珍寶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流離屯厄竄命

冀州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為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損軀起兵誅討暴亂者正為殿下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又遣棗嵩書厚賂之浚以段疾陸眷新叛士民多棄已去聞勒欲附之甚喜謂子春曰石公一時英傑據有趙魏乃欲稱藩於孤其可信乎子春曰石將軍才力彊盛誠如聖旨但以殿下中州貴望威行夷夏自古胡人為輔佐名臣則有矣未有為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為而讓於殿下願以帝王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取雖彊取之必不為天人之所與故也項羽雖彊終為漢有石將軍

之比殿下猶陰精之與太陽是以遠鑒前事歸身殿下此
乃石將軍之明識所以遠過於人也殿下又何恠乎浚大
悅封子春肇皆爲列侯遣使報聘以厚幣酬之游綸兄統
爲浚司馬鎮范陽遣使私附於勒勒斬其使以送浚浚雖
不罪統益信勒爲忠誠無復疑矣

二年春正月壬辰王子春等及王浚使者至襄國石勒匿
其勒率精甲羸師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遺
勒麈尾勒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
公見其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以三月中
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戡于棗嵩求并州牧廣平公
勒問浚之故事於王子春子春曰幽州去歲大水人不粒

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賑贖刑政苛酷賦役殷煩患階氏刺
夷狄外叛人皆知其將亡而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心方更
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謂漢高魏武不足比也勒撫几笑
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者還顏其言石勒形勢衰弱款
誠無二浚大悅益驕怠不復設備 二月石勒纂嚴將襲
王浚而猶豫未發張賓曰夫襲人者當出其不意今軍嚴
經日而不行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爲吾後患乎勒曰
然爲之柰何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
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
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雖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
矣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爲仇敵若修戡于琨送質

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
 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未右侯已了之吾復何
 疑遂以火宵行至相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恐
 泄軍謀故也遣使奉牋送質子劉琨自陳罪惡請討浚以
 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稱已與猗盧方議討勒勒走伏無
 地求拔幽都以贖罪今便當遣六修南襲平陽除僭偽之
 逆類降知死之連^{石勒}順天副民翼奉皇家斯乃曩年積誠
 靈祐之所致也三月勒軍達易水王浚督護孫綽馳還白
 浚將勒兵拒之游綽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
 詭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
 衆不敢復言浚設饗食以待之王申勒晨至^{此門者開門}

公至無四壁曰自王

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
 浚始懼或坐或起勒既入城縱兵大掠浚左右請禦之浚
 猶不許勒升其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之勒召浚妻
 與之竝坐執浚立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何凶逆如此
 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疆兵坐觀本朝傾覆會不救援乃
 欲自尊為天子非凶逆乎又委任姦貪殘虐百姓賊害忠
 良毒徧燕土此誰之罪也使其將王洛生以五百騎先送
 浚于襄國浚自投于水束而出之斬于襄國市勒殺浚廢
 下精兵萬人浚將佐等爭詣軍門謝罪饋賂交錯前尚書
 裴憲從事中郎荀綽獨不至勒召而讓之曰王浚暴虐孤
 討而誅之諸人皆來慶謝二君獨與之同惡將何以逃其

戮乎對曰憲等世仕晉朝荷其榮祿浚雖凶蠱猶是晉之藩臣故憲等從之不敢有貳明公苟不修德義專事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又何逃乎請就死不拜而出勒召而謝之待以客禮縹最之孫也勒數朱碩棗嵩等以納賄亂政為幽州患責游統以不忠所事皆斬之籍浚將佐親戚家貲皆至巨萬惟裴憲荀綽止有書百餘卷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憲為從事中郎縹為參軍分遣流民各還鄉里勒停薊二日焚浚宮殿以故尚書燕國劉翰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遣使奉王浚首獻捷于漢漢以勒為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增封十

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初王浚以邵續為樂陵太守屯厭次浚敗續附於石勒勒以續子又為督護浚所署勃海太守東萊劉胤棄郡依續謂續曰凡立大功必仗大義君晉之忠臣奈何從賊以自汙乎會段匹磾以書邀續同歸左丞相睿續從之其人皆曰今棄勒歸匹磾其如又何續泣曰我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殺異議者數人勒聞之殺又續遣劉胤使江東睿以胤為參軍以續為平原太守石勒遣兵圍續匹磾使其弟文鴛救之勒引去

四年夏四月石勒使石虎攻劉演于廩丘幽州刺史段匹磾使其弟文鴛救之虎拔廩丘演犇文鴛軍虎獲演弟啟以歸冬十一月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于坮城據請

救於劉琨琨新得拓跋猗盧之衆欲因其銳氣以討勦箕
 澹衛雄諫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之恩信恐其
 難用不若且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胡賊之牛羊閉關
 守險務農息兵待其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無不濟
 矣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帥步騎二萬爲前驅琨屯虜
 牧爲之聲援石勒聞澹至將逆擊之或曰澹士馬精彊其
 鋒不可當不若且引兵避之深溝高壘以挫其銳必獲萬
 全勒曰澹兵雖衆遠來疲弊號令不齊何精彊之有今寇
 敵垂至何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而
 逼之顧逃潰不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自亡之道也立斬
 言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勒據險要設

疑兵於山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澹戰陽爲不勝而走澹
 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大破之獲鎧馬萬計澹雄
 帥騎千餘奔代郡韓據棄城走并土震駭 十二月司空
 長史李弘以并州降石勒劉琨進退失據不知所爲段匹
 磾遣信邀之己未琨帥衆從飛狐奔蓟匹磾見琨甚相親
 重與之結婚約爲兄弟勒分徙陽曲樂平民于襄國置守
 宰而還

元帝建武元年春三月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期以
 翼戴晉室辛丑琨檄告華夷遣兼左長史右司馬溫嶠匹
 磾遣左長史榮邵奉表及盟文詣建康勸進 秋七
 月段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檄其兄遼西公疾陸眷及

通鑑纂要卷之三十一
叔父涉復辰弟末杯筮公會于固安共討石勒末杯說疾
陸眷涉復辰曰以父兄而從子象恥也且幸而有功匹
礪獨收之吾屬何有哉各引兵還琨匹礪不能獨留
亦還薊

大興元年春正月遼西公疾陸眷卒其子叙叔父涉復辰
自立段匹礪自薊往犇喪段末杯宣言匹礪之來欲爲篡
也匹礪至右北平涉復辰發兵拒之末杯乘虛龍溪復辰
殺之并其子弟黨與自稱單于迎擊匹礪敗之匹礪走還
薊 段匹礪之犇疾陸眷喪也劉琨使其世子群送之匹
礪敗君善爲段末杯所得末杯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
欲與之襲匹礪密遣使齎群書謂琨爲內應爲匹礪邏騎

所得時琨別屯征北小城不知也來見匹礪匹礪以羣書
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庶雪國
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
匹礪雅重琨初無害琨意將聽還屯其弟叔軍謂匹礪曰
我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乖離是
其良圖之曰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礪遂留琨琨之
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等閉門自守匹礪攻拔
之代郡太守辟閻嵩後將軍韓據復潛謀襲匹礪事泄匹
礪執嵩據及其徒黨悉誅之五月癸丑匹礪稱詔收琨縊
殺之并殺其子姪四人琨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帥琨餘
衆犇遼西依段末杯奉劉群爲主將佐多犇石勒悅林之

會孫也朝廷以匹磾尚疆冀其能平河朔乃不爲琨舉哀
温嶠表現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褒恤盧諶崔悅因未
極使者亦上表爲琨訟寃後數歲乃贈琨太尉侍中諡曰
愍於是夷晉以琨死故皆不附匹磾末杯遣其弟攻匹磾
匹磾帥其衆數千將犇邵續勸將石越邀之於鹽山大敗
之匹磾復還保薊末杯自稱幽州刺史

二年夏四月石勒遣石虎擊鮮卑曰六延於朔方大破之
斬首二萬餘級俘虜三萬餘人孔萇攻幽州諸郡悉取之
段匹磾士卒飢散欲移保上谷代王鬱律勒兵將擊之匹
磾棄妻子犇樂陵依邵續

三年春正月段末杯攻段匹磾破之匹磾謂邵續曰吾本

夷狄以慕義破家君不忘久要請相與共擊末杯續許之
遂相與追擊末杯大破之匹磾與弟文鸯攻薊後趙王勒
知續勢孤遣中山公虎將兵圍厭次孔萇攻續別營十一
皆下之二月續自出擊虎虎伏騎斷其後遂執續使降其
城續呼兄子竺等謂曰吾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
奉匹磾爲主勿有貳心匹磾自劄還未至厭次聞續已沒
衆懼而散復爲虎所遮文鸯以親兵數百力戰始得入城
與續子緝兄子存竺等嬰城固守虎送續於襄國勒以爲
忠釋而禮之以爲從事中郎因下令自令克敵獲士人毋
得擅殺必生致之吏部郎劉胤聞續被攻言於帝曰北方
藩鎮盡矣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爲石虎所滅孤義士之

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發兵救之帝不能從聞續已沒乃下詔以續位任授其子緝 六月後趙孔萇攻段匹磾恃勝而不設備段文鸯襲擊大破之

四年春三月後趙中山公虎攻幽州刺史段匹磾於厭次孔萇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段文鸯言於匹磾曰我以勇聞故為民所倚望今視民被掠而不救是怯也民失所望誰復為我致死遂帥壯士數十騎出戰殺後趙兵甚眾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兄與我俱夷狄久欲與兄同為一家今天不違願於此得相見何為復戰請釋仗文鸯罵曰汝為寇賊當死日久吾兄不用吾策故令汝得至此我寧鬪死不為汝屈遂下馬苦戰槩折執刀戰不已自辰至申

後趙兵四面解馬羅拔自鄆前執文鸯文鸯力竭被執城內奮氣匹磾獨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聽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虎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後欲執天子使者我雖夷狄所未聞也洎與兄子緝等與觀出降匹磾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為汝敵也後趙王勒及虎素與匹磾結為兄弟虎即起拜之勒以匹磾為冠軍將軍文鸯為左中郎將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幽冀并三州皆入於後趙匹磾不為勒禮常着朝服持晉節久之與文鸯邵續皆為後趙所殺

前趙平秦隴

晉懷帝永嘉元年春三月以南陽王模為征西大將軍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鎮長安

五年 初太傅越以南陽王模不能綏撫關中表徵為司空將軍淳于定說模使不就徵模從之表遣世子保為平

西中郎將鎮上邽秦州刺史裴苞拒之模使帳王都尉陳安攻苞苞奔安定太守賈疇納之 秋七月南陽王模

使牙門趙染戍蒲坂染求為翊太守不得而怒帥眾降漢漢主聰以染為平西將軍八月聰遣染與安西將軍劉雅

帥騎二萬攻模於長安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帥大眾繼之染敗模兵於潼關長驅至下邽涼州將北宮純自長安帥

其眾降漢漢兵圍長安模遣淳于定出戰而敗模倉庫虛竭士卒離散遂降於漢趙染送模於河內王粲九月粲殺模

愍帝建興三年春二月丙子以南陽王保為相國 南陽

王模之敗也都尉陳安往歸世子保於秦州保命將千餘人討叛羌寵待甚厚保將張春疾之譖安云有異志請除

之保不許春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

元帝大興元年春二月焦嵩陳安舉兵逼上邽相國保遣使告急於張寔寔遣金城太守竇熹督步騎二萬赴之

軍至新陽聞愍帝崩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

曰南陽王國之疏屬忘其大恥而亟欲自尊必不能成功
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帥天下以奉之寔從之遣牙門蔡
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卽位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
興

二年夏四月南陽王保自稱晉王改元建康置百官以張
寔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安自稱秦州刺史降
于漢又降于成上邽大饑士衆困迫張春奉保之南安祁
山寔遣韓璞帥步騎五千救之陳安退保縣諸保歸上邽
未幾保復爲安所逼寔遣其將宋毅救之安乃退

冬十二月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以附晉王保
保使其將楊曼王連據陳倉張顛周庸據陰密松多據草

壁秦隴氏羌多應之趙主曜遣諸將攻之不克曜自將擊
之

三年春正月曜攻陳倉王連戰死楊曼奔南氏曜進拔草
壁路松多奔隴城又拔陰密晉王保懼遷于桑城曜還長
安以劉雅爲大司徒張春謀奉晉王保奔涼州張寔遣其
將陰監將兵迎之聲言翼衛其實拒之 閏三月晉王

保將張春楊次與別將楊韞不協勸保誅之且請擊陳安
保皆不從 夏五月春次幽保殺之保體肥大重八百

斤喜睡好讀書而暗弱無斷故及於難保無子張春立宗
室子瞻爲世子稱大將軍保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陳安
表於趙主曜請討瞻等曜以安爲大將軍擊瞻殺之張春

奔桓罕安執楊次於保極前斬之因以祭保安以天子禮葬保於上邽諡曰元王

永昌元年春二月秦州刺史陳安求朝於曜曜辭以疾安怒以爲曜已卒大掠而歸曜疾甚乘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安邀擊獲之謂寔曰劉曜已死子尚誰佐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寔叱之曰汝受人寵祿而叛之自視智能何如主上吾見汝不日梟首於上邽市何謂大業且速殺我安怒殺之以寔長史魯憑爲叅軍安遣其弟集帥騎三萬追曜衛將軍呼延瑜逆擊斬之安乃還上邽遣將張濟城拔之隴上氐羌皆附於安有衆十餘萬自稱大都督僭稱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拔涼王以趙纂爲相

國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懸吾頭於上邽市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之慟哭曰賢人民之望也陳安於求賢之秋而多殺賢者吾知其無能爲也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趙趙以武爲秦州刺史封酒泉王

明帝大寧元年夏六月陳安圍趙征西將軍劉貢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引兵趣上邽以救之與貢合擊安大破之安收餘騎八千走保隴城 秋七月趙主曜自將

圍隴城別遣兵圍上邽安頻出戰輒敗右軍將軍劉幹攻平襄克之隴上諸縣悉降安留其將楊伯支姜冲兒守隴城自帥精騎突圍出奔陝中曜遣將軍平先等追之安左

擲七尺大刀右運矢入地矛近則刀矛俱發輒殪五六人
 遠則左右馳射而走先亦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遂奪
 其蛇矛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匿於山中趙兵索之
 不知所在明日安遣其將石容規趙兵趙輔威將軍呼延
 青人獲之拷問安所在容卒不肯言青人殺之雨霽青人
 尋其迹獲安於澗曲斬之安善撫將士與同甘苦及死隴
 上人思之為作壯士之歌楊伯支斬姜冲兒以隴城降別
 將宋京斬趙募以上邽降曜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
 餘戶于長安氏羌皆送任請降以赤亭羌酋姚代仲為平
 西將軍封平襄公

石勒滅前趙

歌曰：上柱有陳安，飛射在胸中。寬容善將，同心服，驅馳在馬鐵。環鼓正，存存如沸水，八地才左右。幾十過，十夫照，當前戰，以之在。唐我眼，眼宿山，岩丞為，於外。後帝。懸頭西流，水東流，河一五不還。奈予何。

晉元帝大興元年夏六月漢主聰寢疾徵大司馬曜為丞
 相石勒為大將軍皆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曜勒固辭乃
 以曜為丞相領雍州牧勒為大將軍領幽冀二州牧勒辭
 不受以上洛王景為太宰濟南王驥為大司馬昌國公顯
 為太師朱紀為太傅呼延晏為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
 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為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
 書奏事癸亥聰卒甲子太子粲即位尊皇后靳氏為皇太
 后樊氏號弘道皇后武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
 立其妻靳氏為皇后子元公為太子大赦改元漢昌粲聰
 於宣光陵諡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靳太后等皆年未盈
 二十祭多行無禮無復哀戚靳準陰有異志私謂粲曰如

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
 陛下宜早圖之祭不從準懼復使二斬氏言之祭乃從之
 收其太宰景大司馬驥母弟車騎大將軍吳王逞太師
 顯天司徒齊王勣皆殺之朱紀范隆每長安八月祭治兵
 於上林謀討石勒以丞相曜為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仍
 鎮長安斬準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祭常游宴後宮軍國之
 事一決於準準矯詔以從弟明為車騎將軍康為衛將軍
 準將作亂謀於王延延弟從馳將告之遇斬康劫延以歸
 準遂勒兵升光極殿使甲士執祭數而殺之諡曰愍帝劉
 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未光宣光二陵斬聰屍焚其
 宗廟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稱制置自官謂安定胡嵩曰

自古無胡人為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家豈不
 敢受準怒殺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各小醜
 因晉之亂矯稱天命使二帝幽沒輒帥眾扶持梓宮請以
 上聞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漢尚書北
 宮純等招集晉人堡於東宮斬康攻滅之準欲以王延發
 左光祿大夫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
 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
 準殺之相國曜聞亂自長安赴之石勒帥精銳五萬以討
 準據襄陵比原準數挑戰壁以挫之 冬十月曜
 至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歸之與太傅朱紀等共上
 尊號曜即皇帝位大赦惟斬準一門不在赦例收元位初

魏武子漢中遷居子嗣中其後種
卷之五十一 漢中子陽有

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太尉范隆以下悉復本位
以石勒為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進爵為趙公
勒進攻隼於平陽巴及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勒皆徙之於
所部郡縣漢主曜使征北將軍劉雄鎮北將軍劉策屯汾
陰與勒共討隼十一月十一月勒使侍中卜泰送乘輿服
御請和於石勒勒囚泰送於漢主曜曜謂泰曰先帝末年
實亂大倫謂泰也司空行伊霍之權使朕及此其功大矣若早迎
大駕者當悉以政事相委免死乎卿為朕入城具宣此
意泰還平陽隼自以殺曜母兄沈吟未從十二月左
右車騎將軍喬泰主騰衛將軍靳康等相與殺隼推尚書
令靳明為主遣下泰奉傳國六璽降漢石勒大怒進軍攻

明明出戰大敗乃嬰城固守 石虎帥幽冀之兵會石勒
攻平陽靳明屢敗遣使求救於漢漢主曜使劉雅劉英迎
之明帥平陽士女萬五千人奔漢曜西屯粟邑收靳氏男
女無少長皆斬之曜迎其母胡氏之喪於平陽葬于粟邑
號曰陽陵諡曰宣明皇太后石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
會修永光宣光二陵收漢主粲已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
歸

二年春二月石勒遣左長史王修獻捷於漢漢主曜遣兼
司徒郭汜授勒太宰領天將軍進爵趙王加殊禮出警言入
蹕如曹公輔漢故事拜王修及其副劉茂皆為將軍封烈
侯修舍人曹平樂從修至粟邑因留仕漢言於曜曰大司

馬遣修等來外表至誠內說大駕疆弱俟其復命將襲乘
輿時漢丘嘗疲弊曜信之乃追汜還斬修於市 三月

勒還至襄國劉茂逃歸言修死狀勒大怒曰孤事劉氏於
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為今既得志還欲相

圖趙王趙帝孤自為之何待於彼邪乃誅曹平樂三族
漢主曜還都長安 夏六月漢主曜立宗廟社稷南北

郊於長安詔曰吾之先興於北方光文立漢宗廟以從民
望今宜改國號以單于為祖亟議以聞君臣奏光文始封

盧奴音奴位陛下又王中山中山趙分也請改國號為趙從之
以月頓配天光支配上帝 冬石勒左右長史張敬張賓

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等勸石勒不誅十一月將

佐等復請勒彌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依漢昭烈
在蜀魏武在鄴故事以河內等二十四郡為趙國太守皆

為內史準禹貢復冀州之境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拜朔
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勒許之戊寅即趙王位大赦依

春秋時列國稱元年初勒以世亂律令煩多命法曹令史
貫志采集其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餘年乃用律令

以理曹參軍上黨續咸為律學祭酒咸用法詳平國人稱
之以中壘將軍支雄游擊將軍王陽領門臣祭酒專主胡

人辭訟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華族號胡為國人遣使
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衣冠儀物從容

可觀矣加張眉天執法專總朝政以石虎為單于元輔都

督禁衛諸軍事加驃騎將軍侍中開府賜爵中山公自餘群臣授位進爵各有差

三年春二月趙將尹安宋始宋恕趙慎四軍屯洛陽叛降後趙後趙將石生引兵赴之安等復叛降司州刺史李矩矩使潁川太守郭默將兵入洛石生虜宋始一軍北渡河於是河南之民皆相帥歸矩洛陽遂空

明帝太寧二年春正月後趙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彭城取東莞東海劉遐退保泗水司州刺史石生擊趙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斬之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二趙構隙自相攻掠河東洪農之間民不聊生矣石生寇許潁俘獲萬計攻郭誦于陽翟誦與戰大破之生退守康城後趙汲郡

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皆破之

三年春三月北羌王盆句除附於趙後趙將石佗自鴈門出上郡襲之俘二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趙主曜遣中山王岳追之曜屯于富平為岳聲援岳與石佗戰於河濱斬之後趙兵死者六千餘人岳悉收所虜而歸

夏五月後趙將石生屯洛陽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乃遣使附於趙趙主曜使中山王岳將兵萬五千人趣孟津鎮東將軍呼延謨帥荆司之衆自嶧澠而東欲會矩默共攻石生岳克孟津石梁二戍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於金墉後趙中山公虎帥

步騎四萬八自成臯關與岳戰于洛西岳兵敗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塹柵環之邊絕內外岳衆飢甚殺馬食之虎又擊呼延謨斬之曜自將兵救岳虎帥騎三萬逆戰趙前軍將軍劉黑擊虎將石聰於八特阪大破之曜屯于金谷夜軍中無故大驚士卒奔潰乃退屯澠池夜又驚潰遂歸長安六月虎拔石梁擒岳及其將佐八十餘人氏羌三千餘人皆送襄國阮其士卒九千人遂攻王騰於并州執騰殺之阮其士卒七千餘人曜還長安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惜害成疾郭默後爲石聰所敗棄妻子南奔建康李矩將士陰謀叛降後趙矩不能討亦帥衆南歸衆皆自亡惟郭詡等百餘人隨之卒於潁陽矩長史崔宣帥其餘衆二千降于後趙於是司豫徐兗之地率皆入於後趙以淮爲境矣。

成帝咸和三年秋七月後趙中山公虎帥衆四萬自軹關西入擊趙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遂進攻蒲阪趙主曜遣河間王述發氏羌之衆屯秦州以備張駿楊難敵自將中外精銳水陸諸軍以救蒲阪自衛關北濟虎懼引退曜追之八月及於高候與虎戰大破之斬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虎奔朝歌曜濟自大陽攻石生于金肅夾千金場以灌之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內後趙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 冬十一月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僚佐程璽等固諫曰劉曜懸軍于

里執不支火大王不宜親動動無萬全勒大怒按劍叱遣
等出乃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一戰之勝圍守洛陽
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
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禽也若洛陽不
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而來吾事去矣程遐等
不欲吾行卿以為何如對曰劉曜乘高侯之勢不能進臨
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可知也以大王威畧臨之彼
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不可失也勒笑曰光言
是也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姚
豹等各統見眾會樂陽中山公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
四萬趣金墉濟自大堤勒謂徐光曰曜盛兵威皇關上策

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十二月乙亥後趙
諸軍集于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趙無守兵大
喜舉手指天復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鞏
訾之間趙主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怒
以為妖言斬之聞勒已濟河始議增樂陽戍杜黃馬關俄
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大胡自來
邪其眾幾何羯曰王自來軍勢甚盛曜色變使攝金墉之
圍陳于洛西眾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益喜謂左右
曰可以賀我矣勒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已卯中山公虎
引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趙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
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趙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

胃出自閭闔門夾擊之曜少而嘗酒末年尤甚將戰飲酒
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踣曲不伸乃乘小馬北出復飲酒斗餘至
西陽門揮陳就平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退走
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為堪所執勒遂
大破趙兵斬首五萬餘級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
獲之其救將士扣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曜見勒曰石王
頗憶重門之盟否勒使徐光謂之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
復云何邪乙酉勒班師使征東將軍石遂將兵衛送曜遂
虎之子也曜瘡甚載以馬輿使醫李末與同載己亥至襄
國舍曜於末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
從男女盛服以見之曜曰吾謂卿等以為灰土石王仁厚

乃全者至今邪我殺石作愧之多矣今日之禍自其分耳
留宴終日而去勒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敕
熙與諸大臣曰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見而惡之以之
乃殺曜

四年春正月趙太子熙聞趙主曜被擒大懼與南陽王胤
謀西保秦州尚書胡勳自今雖喪君境土尚完將士不叛
且當併力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也胤怒以為沮眾斬之
遂帥百官奔上邽諸征鎮亦皆棄所守從之關中大亂將
軍蔣英辛怨擁眾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于後趙後趙遣
石生帥洛陽之眾赴之 秋八月趙南陽王胤帥眾數
萬自上邽趨長安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

郡戎夏皆起兵應之胤軍于仲橋石生嬰城自守後趙中山公虎帥騎二萬救之九月虎大破趙兵於義渠胤奔還上邽虎乘勝追擊之枕尸千里上邽潰虎執趙太子熙南陽王胤及其將王公卿校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又阮五郡屠各五十餘人于洛陽

五年春二月後趙群臣請後趙王勣即皇帝位勣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立妃劉氏爲王后世子弘爲太子以其子宏爲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單于封秦王斌爲左衛將軍封太原王恢爲輔國將軍封南陽王以中山公虎爲太尉尚書公進爵爲王虎子邃爲冀州刺史封齊

王昱爲左將軍爲侍中封梁王又封石生爲河東王石堪爲彭城王以左長史郭放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爲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燕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中郎令裴憲皆爲尚書參軍事徐光爲中書令領祕書監自餘文武封拜各有差趙群臣固請正尊號

秋九月趙王勣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爲皇后太子弘爲皇太子

十年春正月趙主勣大饗羣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勣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

行事且確備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羣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言論今古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氏據仇池

晉惠帝元康六年 初畧陽清水氏楊駟始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為羊腸磽道三十六回而上至其絲千萬附魏封為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疆益徙居畧陽飛龍以其甥令狐茂搜為子茂搜避齊龍平之亂十二月自畧陽歸部族四千家還保仇池自

初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撫納欲去者衛護資送之

愍帝建興元年 初氏王楊茂搜之子難敵遣養子敗易

於梁州私賣良人子一人梁州刺史張光鞭殺之難敵怨

曰使君初來大荒之後兵民之命仰我氏活氏有小罪不

能負也及光與楊虎相攻各求救於茂搜茂搜遣難敵救

光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虎厚賂難敵且曰流民珍貨

悉在光所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光與虎戰使張孟

萇居前難敵繼後難敵與虎夾擊孟萇大破之孟萇及其

弟援皆死光嬰城自守九月光憤激成疾僚屬勸光退據

魏興光按劔曰吾受國重任不能討賊今得死如登仙何

謂退也聲絕而卒州人推其少子邁領州事又與氏戰沒
衆推始平太守胡子序領梁州 冬十月楊虎楊難敵
急攻梁州胡子序棄城走難敵自稱刺史
二年春正月楊虎掠漢中吏民以犇成梁州人張咸等起
兵逐楊難敵難敵去咸以其地歸成於是漢嘉涪陵漢中
之地皆爲成有

元帝建武元年氏王楊茂搜卒長子難敵立與少子堅
頭分領部曲難敵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
河池

永昌元年春二月趙主曜自將擊楊難敵難敵前戰不勝
退保仇池仇池諸氏羌及故晉王保將楊輔隴西太守梁
勛皆降於曜曜遷隴西萬餘戶於長安進攻仇池會軍中
大疫曜亦得疾將引兵還恐難敵躡其後乃遣光國中郎
將王獷說難敵諭以禍福難敵遣使稱藩曜以難敵爲假
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
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武都王

明帝大寧元年楊難敵聞陳安死大懼與弟堅頭南奔漢
中趙鎮西將軍劉厚追擊之大獲而還趙主曜以大鴻臚
田崧爲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難敵送任請降於
成成安北將軍李稚受難敵賂不送難敵於成都趙兵退
卽遣還武都難敵遂據險不服稚自悔失計亟請討之雄
遣稚兄侍中中領軍瑒與稚出白水征東將軍李壽及瑒

弟珣出陰平以擊難敵羣臣諫不聽難敵遣兵拒之壽珣不得進而瑒稚長驅至下辨難敵遣兵斷其歸路四面攻之瑒稚深入無繼皆為難敵所殺死者數千人

三年春三月楊難敵襲仇池克之執田崧立之於前左右令崧拜崧瞋目叱之曰氏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

難敵字謂之曰子^{田崧字}岱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子忠於劉氏豈不能忠於我乎崧厲色大言曰賊氏汝本奴才何謂大業我寧為趙鬼不為汝臣顧排一人奪其劍前刺難敵不中

難敵殺之

成帝咸和二年夏五月趙武衛將軍劉朗帥騎三萬襲楊難敵于仇池帶克掠三千餘戶而歸

九年秋七月成大將軍壽攻陰平武都楊難敵降之

九年春正月仇池王楊難敵卒子毅立自稱龍驤將軍

賢王下辨公以叔父堅頭之子盤為冠軍將軍右賢王河

池公遣使來稱藩

咸康三年仇池氏王楊毅族兄初襲殺毅拜有其衆自立

為仇池公稱臣於趙

穆公永和三年冬十月武都氏王楊初遣使來稱藩詔以

初為使持節征南將軍雍州刺史仇池公

十一年春正月故仇池公楊毅弟宋奴使其姑子梁式王

刺殺楊初初子國誅式王及宋奴自立為仇池公相温表

國為鎮北將軍秦州刺史

十二年仇池公楊國從父俊殺國自立以俊爲仇池公國子安犇秦

外平四年春正月仇池公楊俊卒子世立

海西公太和三年以仇池公楊世爲秦州刺史世弟統爲武都太守世亦稱臣於秦秦以世爲南秦州刺史

五年仇池公楊世卒子纂立始與秦絕叔父武都太守統與之爭國起兵相攻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三月秦西縣侯雅楊安王統徐威及羽林左監朱彤揚武將軍姚萇帥步騎七萬伐仇池公楊纂夏四月秦兵至鷲峽楊纂帥眾五萬拒之梁州刺史弘農楊亮遣督護郭寶靖帥千餘騎助纂與秦兵戰于

峽中纂兵大敗死者什三四寶等亦沒纂收散兵遁還西縣侯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眾降秦纂懼回縛出降雅送纂于長安以統爲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鎮仇池

武帝寧康元年秋八月梁州刺史楊亮遣其子廣襲仇池與秦梁州刺史楊安戰廣兵敗沮水諸戍皆委城犇潰亮懼退守磬險九月安進攻漢川冬秦王堅使益州刺史王統秘書監朱彤帥卒二萬出漢川前禁將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帥卒三萬出劍門入寇梁益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萬餘拒之戰于青谷亮兵敗犇固西城彤遂拔漢中徐成攻劍門克之楊安進攻梓潼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

城遣步騎數千送毋妻自漢水趣江陵朱彤邀而獲之虓
遂降於安十一月安克梓潼荆州刺史相豁遣江夏相竺
瑤救梁益瑤聞廣漢太守趙長戰死引兵退益州刺史周
仲孫勒兵拒朱彤于縣竹聞毛當將至成都仲孫帥騎五
千犇于南中秦遂取梁益二州邛笮夜郎皆附於秦秦王
堅以楊安爲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爲梁州刺史鎮漢中姚
萇爲寧州刺史屯墊江王統爲南秦州刺史鎮仇池

